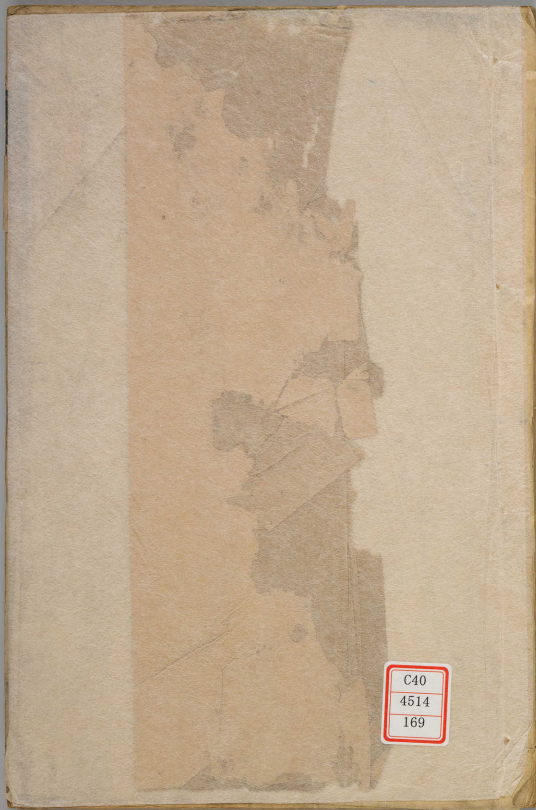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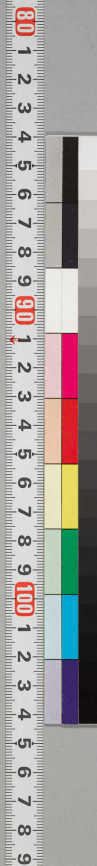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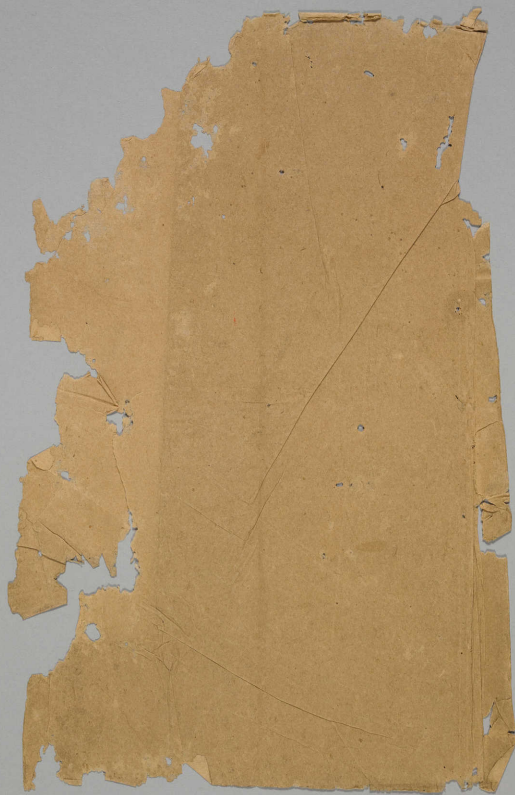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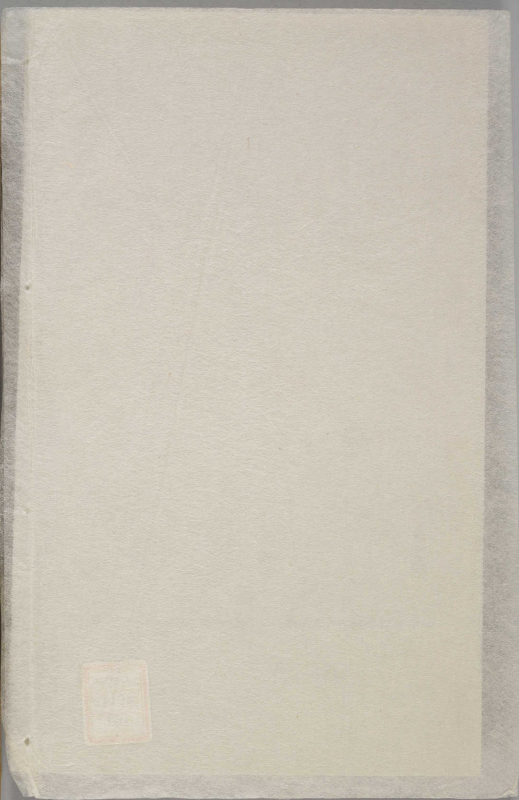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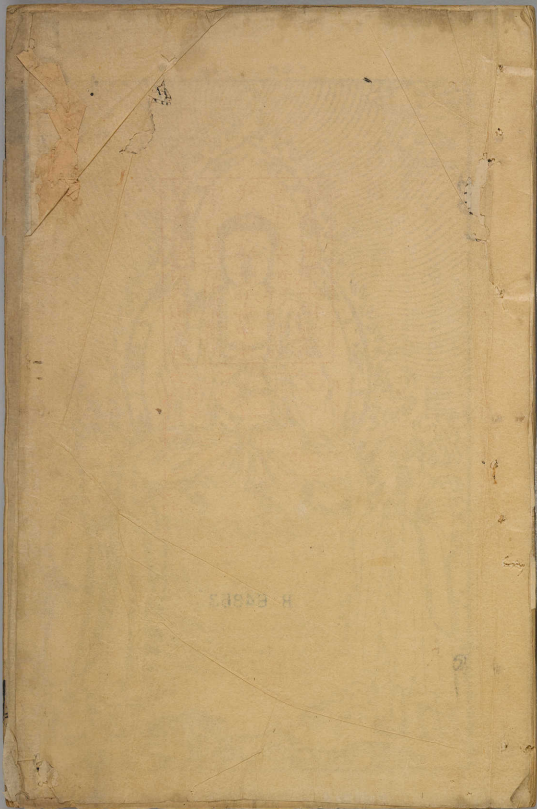




C40
4514
169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c40-4-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畀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子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畀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子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阿育王經品目

卷一

生因緣品第一

卷二

見優波笈多因緣品第二

卷三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卷四

鳩那羅因緣品第四

卷五

半菴摩勒施僧因緣品第五

卷六

佛記優波笈多因緣品第六

卷七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之一

卷八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之二

卷九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一

卷十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二

品目

終

阿育王經卷第一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生因緣品第一

佛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精舍於彼早起著衣持鉢
與比丘衆圍繞入王舍城乞食是時空中而說頌曰
佛身如金山 行步如象王 面貌甚端嚴

猶若於滿月 與比丘圍繞 俱行入於城

爾時世尊將欲入城足履門閭有種種不思議事
皆者得視聾者能聽啞者能語跛者能行牢獄繫閉
皆得解脫有怨憎者悉生慈悲憤子繫縛自然解脫往

其母所一切諸獸象馬牛等心大歡喜悉皆鳴吼一
切飛鳥鸚鵡舍利俱翅羅孔雀等鳥鳴聲相和諸莊
嚴具環釧釵璫種種寶物在篋笥中自然出聲甚可
愛樂一切伎樂自然俱作是時此地自然清淨無諸
穢惡沙礫瓦石荆棘毒草六種震動東涌西沒西涌
東沒南涌北沒北涌南沒中央涌四邊沒四邊涌中
央沒周迴旋轉現此種種奇特之事爾時空中復說
偈言

一切大地

四海爲依

門城諸山

以爲莊嚴

世尊蹈地

六種震動

如海中舶

爲風所吹

時佛入城以神力故令一切人悉生喜踊如大海水
爲風所吹一切人民而說偈言

世間可愛樂

無過佛入國

大地六種動

沙礫無遺餘

諸根不具者

悉皆得具足

一切衆樂器

自然出妙聲

佛光照諸國

如千日照世

以香水灑地

及檀木香

是時此國城

莊嚴中第一

爾時世尊行至大路於大路中有二小兒一是何伽
羅久履笥兒一是久履笥兒此二小兒在沙中戲第

一小兒名闍耶第二小兒名毗闍耶此二小兒見世
尊身三十二相第一小兒以沙爲糗捧內佛鉢第二
小兒合掌隨喜卽說偈言

自然大慈悲 圓光莊嚴身 已遠離生死

我今一心念 以心念佛故 捧沙以供養

是時闍耶供養已而發願言以此善根當令我爲一
繖地王於佛法中廣作供養佛知其心見其正願未
來之世有勝妙果由佛如來爲福田故以慈悲心而
受此沙卽便含笑身出諸光青黃赤白或從頂出或
膝下出膝下出光照八地獄寒者得煖熱者清涼光

照其身苦惱皆除彼諸衆生心生疑惑我已脫苦爲
卽住此爲餘處生爾時世尊爲起善念復作化人令
至其處彼衆生見而生心言我等今者非異處生但
以此人力故令我脫苦復於化人更生心念地獄報
業悉皆消滅從彼命終生人天中有見諦處從頂出
光照四天王乃至阿迦尼吒於光明中說苦無常空
無我法復說偈言

當精進出家 相應於佛法 滅除生死軍

如象破宅舍 若人於佛法 勤行不放逸

捨一切生死 得一切苦滅

佛之光明能照三千大千世界照已還入佛身若佛欲記過去業報光從背入若佛欲記未來業報光從前入若佛欲記地獄生者光從足入若佛欲記畜生者光從踝入若佛欲記餓鬼生者光從腳趾入若佛欲記人生者光從膝入若佛欲記鐵輪王生光從左掌入若佛欲記金輪王生光從右掌入若佛欲記天生光從臍入若佛欲記聲聞菩提光從口入若佛欲記緣覺菩提光從白毫相處入若佛欲記菩薩菩提光從肉髻入光從三千世界還者先繞佛三匝然後各隨所入今佛含笑身出光明繞佛三匝從左掌

入不無因緣是時阿難見已合掌而說偈言

佛除掉慢等 滅惡成勝因 不無因而笑

齒白如珂雪 以智慧能知 他所樂聞事

以最勝光明 能令彼疑滅 佛聲如雷震

眼猶如牛王 人天勝福田 當記施沙報

佛言阿難我於今者不無因笑有因緣故如來應正徧知現此含笑阿難汝見小兒以手捧沙置鉢中不阿難白佛唯然已見世尊又言此見者我入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弗多城名阿育爲四分轉輪王信樂正法當廣供養舍利起八萬四千塔饒益多人於

是如來復說偈言

我入涅槃後 當生孔雀姓 名阿育人王

樂法廣名聞 以我舍利塔 莊嚴閻浮提

是其功德報 施沙奉於佛

佛時取沙授與阿難而語之言汝取牛糞用和此沙塗佛經行地阿難受教卽用塗地乃至波吒利弗多城有王名旃邯羅笈多時王有子名頻頭娑羅頻頭娑羅長子名修私摩是時有詹波城婆羅門生一女色貌端正國中第一相師記曰是女人當作王后應生二子第一子作四分轉輪王第二子出家得道婆

羅門聞是語已生大歡喜欲樂富貴將其女往波吒利弗多國以一切莊嚴之具莊嚴其身而白頻頭娑羅王言我女端正國中第一與王作婦王卽納之以置宮內一切內人皆作是念此女端正彼國最勝若王見者必當樂著不愛我等諸內人等思惟是已卽便令其作剃毛師爲王剃毛又於一時王令剃毛當剃毛時王便得眠王眠旣覺心生歡喜卽語其言汝有所須隨意所說卽白王言我願與王共相娛樂時王語言汝是剃毛師我是國王云何同汝復白王言我是婆羅門女非剃毛師彼婆羅門本欲以我爲王

夫人王又問言誰令汝作剃毛師耶答言內人王又
語言汝今勿復更爲此事即便取之以爲夫人少時
有娠十月生子時王念言我今無憂卽名此兒爲阿
輪柯乃至生第二兒除心憂故卽名此兒爲毗多輪
柯其體羸澀父不愛念時頻頭娑羅王欲相諸子誰
堪紹繼卽命外道相師名賓伽羅跋娑語言和尚我
欲相諸王子若我滅後誰堪爲王賓伽羅跋娑答言
大王欲相王子當入金殿乃至頻頭娑羅王將至金
殿時阿育母語阿育言大王今日欲相諸子汝可往
彼阿育答言王不喜我云何得往其母語言汝今但

去阿育答言今當如命願母遣人將食至彼乃至阿
育從波吒利弗多城出時有大臣名曰成護遇見阿
育問言今者欲何處去阿育答言今日大王於金殿
上欲相諸子我今往彼成護卽以最勝舊象與阿育
乘阿育乘象至金殿所至已於諸王中而便坐地諸
王皆有種種飲食金銀爲器時阿育母卽便遣人辦
飯與酪盛以瓦器送與阿育是時頻頭娑羅王語相
師言汝當次第相諸王子於我滅後誰堪爲王相師
思惟若言阿育堪爲王者王不重之必當殺我思惟
是已便白王言我今以因緣相不出其名王答言好

相師卽言若王子中有好乘者便堪爲王大王復言
汝可更相相師復言若勝坐處是堪爲王大王復言
汝可更相相師復言有好飲食及以好器則堪爲王
時諸王子聞其此言各各思惟若有好乘坐處飲食
器者我當作王阿育思惟今此相師不出其名以相
故說若好乘等堪爲王者我乘最勝又坐大地飯酪
第一我器地造以水爲飲如我所見我當作王是時
相師問訊其母其母問言大王滅後誰當作王答言
阿育復語相師王或更問堪作王者汝可遠去不須
住此若阿育得王汝當更來是時相師遠至餘國時

頻頭娑羅王所領國名德叉尸羅欲爲反逆不從王
化頻頭娑羅王語阿育言汝可集四種兵往至彼國
器仗資物悉不與之乃至阿育領四兵衆從波吒利
弗多國出衆人白阿育言我等今者無有器仗及以
資物云何當能征伐彼國阿育答言若有功德應爲
王者器仗資物自然而出作此語已應時地開器仗
資物一時而出是時阿育領四種兵伐德叉尸羅時
德叉尸羅人民聞阿育來出半由旬莊嚴道路香水
灑地奉迎阿育而說言我等迎王不爲鬪諍亦不與
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國者爲治無道願

欲廢之是時人民以諸供具供養阿育迎至國中如是乃至廣說時阿育王遣使往佉師國佉師國中有二健兒白其王言我等二人力能平山彼阿育來不足臣事是時諸天而發聲言阿育當爲四分轉輪王領閻浮提不可逆也時頻頭娑羅王長子修私摩從苑中還入波吒利弗多城是時頻頭娑羅王第一大臣頂上無髮從城內出中路相逢修私摩戲以手拍其頭是時大臣思惟說言其今尚以手拍我若作王時汝當以刀害我宜作方便令其後時不得爲王是時大臣令五百臣離修私摩又言阿育當爲四分轉

輪王我等應當悉共事之乃至令德叉羅人民反此大王不復臣屬頻頭娑羅王遣修私摩往征伐之時修私摩雖復到彼而不能伐是時阿育自還本國頻頭娑羅王身遇重病命將欲絕敕語使人可遣阿育更往德叉尸羅國速令修私摩還我今欲以國事付之爾時諸臣以黃薑汁塗阿育身示作病相復煮落叉汁以鉢盛之置在一處唱阿育病是時頻頭娑羅王未終之頃諸大臣等莊嚴阿育至大王所白大王言此是王子大王應當授之王位若修私摩還我復當以王位與之是時大王聞是語已心大瞋忿時阿

言言若我如法得爲王者天當時與我天冠作是
言已諸天卽以天冠著其頭上大王見已倍生瞋恚
遂有熱血從其口出卽便命終阿育於是卽登王位
登王位已卽拜成護爲第一臣是時修私摩聞大王
終阿育就位生大瞋恚卽與兵衆欲伐阿育時阿育
王於其城中出多兵衆守城四門令二勇猛大力之
將領諸兵衆守南西二門復令大臣成護領諸兵衆
守城北門時阿育王自領兵衆守城東門大臣成護
以諸方便於城東門作諸機關刻木以爲阿育王身
及諸軍衆掘地作坑與無煙火以物覆之復以燥土

用置其上時修私摩領諸兵衆欲攻北門成護語言
汝莫攻我當攻東門汝若得殺阿育王者我自降伏
時修私摩便從其語卽迴軍衆往攻東門見機關人
悉皆不動於是直前卽墮火坑自燒而死修私摩死
已彼有軍主名跋陀羅由他大力勇健領諸軍衆其
數過千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卽得阿羅漢果時阿育
王領理國事有五百大臣於阿育王起輕慢心阿育
王語諸大臣汝可折取華果樹以護棘刺樹諸臣答
言大王不爾當折取棘刺樹以護華果樹阿育王復
言不如是當折取華果樹護棘刺樹如是至三時諸

大臣不受其教阿育王瞋卽自拔刀斬五百臣晉乃
至阿育王復於一時將五百姝女入於後園園中有
樹名阿輪柯樹生華葉阿輪柯王見而悅言此樹與
我同名是故歡喜時阿育王身體麤澀諸女人等不
欲近之王園中眠諸女人等爲欲令王不歡喜故折
樹華葉乃至令盡阿育王覺見無華葉而問諸女樹
華脫盡誰之所作諸女答言我等所爲阿育王瞋卽
以竹箔裹諸女人以火燒之以其惡故時人謂爲旃
陀阿輪柯王大臣成護白旃陀阿輪柯王如有所作
若打若殺當付餘人不應自作王卽募覓能行殺者

是時山中有村村中有人善織衣業而生一子其父
字之名者利柯其人可畏能行不仁恒罵父母家中
男女悉皆打拍乃至一切衆生無不殺害常以網捕
爲業以其殺害多故人復謂之旃陀者利柯王覓惡
人而值遇之使者語言王今欲以殺害治人汝能爲
不其人答言閻浮提中悉令殺盡我亦能爲使者以
其所說還白大王王卽語言將此人來使者受教往
彼語之王令汝來其答使言且待少時須見父母卽
白父母阿育大王欲以一切殺害治人令我爲之我
今欲去父母不許其人恚故便害父母還使人處使

人語言汝來何遲其人答言父母不聽我來我已害之後至王處白大王言欲治人者當作牢獄莊嚴獄門極令華麗令見之者無不愛樂復白王言請王嚴教有入獄者悉不得出王言甚善是時旃陀耆利柯往至鷄寺寺中有一比丘誦修多羅修多羅中說地獄事謂鑊湯鑪炭刀山劒樹等種種苦事若有人生地獄者隨罪治之乃至廣說如五天使修多羅中說地獄事是時旃陀耆利柯聞此語已一切隨之造地獄具時舍衛國有一商主共婦入海至海生兒仍名兒爲海乃至十二年海中往返遇五百賊害此商

主奪其財物唯兒得免後於佛法出家次第遊行至波吒利弗多國至已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以不悉故見地獄門種種莊嚴便入其中爲欲乞食入已見諸苦具即便欲出旃陀耆利柯見而執之語言汝今受死不得出也是時比丘心懷怖懼啼泣流淚旃陀耆利柯語言汝今何事啼泣猶如小兒比丘答言我不惜此身但爲值遇解脫難故出家難得我今已得釋迦難值我已得值法中真法我猶未得是故憂惱旃陀耆利柯語比丘言我已受大王命有人此獄者悉不得出是時比丘啼泣而言汝當伸我一月答

言一月不可聽至七日比丘思惟死近勤修精進至滿七日時有王子共內人語阿育王見而生瞋忿卽令將此二人付獄治罪旃陀耆利柯卽以二人置鐵臼中以杵搗之比丘見已深生怖畏卽說偈言

大師佛慈悲 第一僊正說 此色如泡聚

不實不常住 此身色端嚴 滅爲何所趣

是故應捨離 癡人不樂法 此緣我當知

解脫在此獄 依此當得度 三有之海岸

爾時比丘於一夜中精進思惟斷除煩惱卽得阿羅漢果旃陀耆利柯語比丘言是夜已過明相已現受

苦時至汝應知之比丘答言我今不知汝之所說是夜已過明相已現惟能自知無明夜過智慧日現我以智慧日光見一切世間皆無有實是故我今欲以佛法攝諸世間語旃陀耆利柯言我今此身隨汝意作是時獄主無慈悲心不見世間卽大瞋怒以此比丘置鐵鑊中盛以膿血屎尿雜穢多以薪火煮此比丘乃至薪盡身不爛壞是時獄主見其不異卽生瞋忿打罵獄卒汝今何故不多與火獄主卽便自與薪火而火不焚旣見不焚便看鑊中見此比丘坐蓮華上結跏趺坐見是事已卽往白王時王聞已與一切

人民共往看之是時比丘卽以神力於一念頃從鐵
鑊出身升虛空譬如鷲王飛騰空中現十八變時阿
育王見此比丘猶如破山林於空中心生歡喜而說
偈言

汝身同人身 神力過人力 我不知此事

汝今爲是誰 是故當正說 應令我知之

若我知此事 當爲汝弟子

爾時比丘心自思惟此王今能堪受佛語當廣作塔
供養舍利爲一切人受法饒益作是思惟已欲顯其
功德而說偈言

佛滅一切漏 無比大慈悲 最勝論議師

我是彼弟子 無盡正法力 不著一切有

佛人中牛王 自調復調他 令我今得脫

三有之牢獄

復次大王如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於波吒利弗
城當有王名阿輪柯作四分轉輪王於我舍利廣作
供養起八萬四千塔復次大王王所起獄與地獄等
於此獄中殺害無數王當除之於一切衆生施與無
畏大王今應滿世尊意卽說偈言

是故大人王 於一切衆生 當起慈悲心

施與無怖畏 當滿世尊意 廣起舍利塔
爾時阿育王生念佛心合掌懺悔而說偈言

我歸依佛法 及世尊弟子 汝今十力子

當起忍辱心 我所作衆惡 悉懺悔於汝

今當修精進 深生恭敬心 我莊嚴此地

以種種佛塔 其白如珂雪 如佛之所記

比丘答言善哉卽以神力還其所住時阿育王欲從
獄出旃陀耆利柯合掌說言大王當知我已受命入
此獄者皆不得出時王語言汝今欲殺我耶答言如
是王言我等誰最前入旃陀耆利柯答言我最前入

時王語諸獄卒捉旃陀耆利柯置落可屋以火焚之
又復令人破壞此獄於一切衆生施與無畏時王生
心欲廣造佛塔莊嚴四兵往阿闍世王所起塔處名
頭樓那至已令人壞塔取佛舍利如是次第乃至七
塔皆取舍利復往一村名曰羅摩於此村中復有一
塔最初起者復欲破之以取舍利時有龍王卽將阿
育入於龍宮而白王言此塔是我供養王當留之王
卽聽許是龍王復將阿育至羅摩村時王思惟此塔
第一是故龍王倍加守護我於是塔不得舍利思惟
旣竟還其本國時阿育王作八萬四千寶函分布舍

利徧此函中復作八萬四千窺及諸旛蓋付與夜叉
令於一切大地乃至大海處處起塔又言國有三種
小中大若國出千萬兩金者是處應起一王塔是時
德叉尸羅國出三十六千萬兩金彼國人民白阿育
王言王當與我三十六函王聞是語即便思惟我欲
處處廣造佛塔云何此國頓得多耶時王以善方便
語彼人民今當除汝三十五千萬兩金又言若國有
多塔若國有少塔從今已去悉聽不復輸金與我乃
至阿育王往耶舍大德阿羅漢處說言我欲於一日
一念中起八萬四千塔一時俱成而說偈言

於先七塔中 取世尊舍利 我孔雀姓王
一日中造作 八萬四千塔 光明如白雲
乃至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已守護佛法時諸人民
謂爲阿育法王一切世人而說偈言

大聖孔雀王 知法大饒益 以塔印世間
捨惡名於地 得善名法王 依法得安樂

阿育王經卷第一

音釋

跛

補火切足 筇 古旱切 糗 丘救切乾糧也 踝 戶瓦切

日內 外踝

偏癢也

筇

古旱切

糗

又尺沼切糲也

踝

腿兩旁

何伽羅久履笈

勝姓

久履笈

翻

闍耶

翻

毗闍耶

旃那羅笈多

翻

頻頭娑羅

翻

修私摩

翻

阿

輪柯

翻

毗多輪柯

翻

實伽羅跋娑

翻

蒼

跋陀羅

翻

由他旃陀阿輪柯王

翻

耆利柯

翻

山

旃陀耆利柯

翻

頭樓那

翻

羅摩

翻

戲

阿育王經卷第二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見優波笈多因緣品第二

爾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舍利塔已生大歡喜與諸大臣共往鷄寺到已於上座前合掌禮拜而作是言佛一切見者記我以沙施佛今得是報更復有人佛所記不彼時上座比丘名耶舍答阿育王言亦有世尊未涅槃時有龍王名阿波羅囉復有陶師及旃陀羅龍王佛化是等竟至摩偷羅國於摩偷羅國告長老阿難言此摩偷羅國如來涅槃百年之後當有賣

香商主名曰笈多其後生兒名優波笈多最勝教化
爲無相佛我涅槃後當作佛事復告阿難汝今見彼
遠青林不阿難答言已見佛言彼有山名優樓漫陀
如來涅槃百年之後當於彼山起寺名那哆婆哆最
勝坐禪處於時世尊而說偈言

教化弟子中 智慧最第一 世尊之所記

名優波笈多 大德於此世 當廣作佛事

爾時阿育王復問上座耶舍優波笈多爲生已未大
德耶舍答言已生在優樓漫陀山除一切煩惱諸阿
羅漢悉隨從之攝受世間故如一切智於天人阿脩

羅及諸龍神等而爲說法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爲一
萬八千阿羅漢之所圍繞在那哆婆哆寺時阿育王
爲諸大臣而說偈言

汝當速莊嚴 象馬車步兵 我欲往彼國

優樓漫陀山 爲欲見大德 名優波笈多

勤精進盡漏 乃至阿羅漢

時諸大臣白阿育王言王應遣使報彼諸人令優波
笈多來至王門王答諸臣阿羅漢者不可輕屈我等
今應自往禮拜而說偈言

處世同如來 名優波笈多 若不受其教

其心金剛造

乃至阿育王遣使往優波笈多所白優波笈多言我欲至大德處優波笈多聞使語已即便思惟若乃阿育王來必多人隨從當損此國思惟已即語使言我當至彼不須王來王即造船迎優波笈多處處道路無不修治至摩偷羅國是時優波笈多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爲攝受阿育王故一切入船乃至往波吒利弗多國時阿育王民白大王言優波笈多爲攝受王故已至此國大王當知佛法如舟王今修善由之得正渡三有海至無爲岸優波笈多至明清旦當步至

王所王聞歡喜即解瓔珞價直千萬以賞此人復令此人擊鼓宣令使波吒利弗多國一切聞知優波笈多明當入國復令此人說此偈言

若人樂富樂 及天解脫因 一切應當見

彼優波笈多 若人不見佛 兩足中最尊

自然大慈悲 無漏大師等 彼見當供養

名優波笈多

乃至阿育王令一切人民聞此偈言又復令其嚴治道路時王出城至半由旬共諸臣民齎持香華種種妓樂迎優波笈多時阿育王遙見優波笈多已在岸

上與一萬八千阿羅漢如半月形而自圍繞卽便下
象步至優波笈多處時阿育王一足在船一足在岸
以兩手捧優波笈多以置船中五體投地敬禮其足
猶如大樹摧折墮地又復以舌舐其兩足長跪合掌
瞻仰無厭而說偈言

大地海爲衣 山莊嚴一徹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是故我生喜
謂已見世尊 佛已入涅槃 大德作佛事
世間爲無明 汝如日月光 以智慧莊嚴

猶如大師等 第一教化人 衆生所歸依
應當見教化 我當如說行

爾時大德優波笈多以右手摩阿育王頂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值遇難
王應常供養 世尊付法藏 於王及我等
當守護佛法 爲攝受衆生

阿育王答言如世尊記我今已作而說偈言

我今已供養 世尊舍利像 處處廣起塔
以珍寶莊嚴 唯不能出家 修行於梵行
優波笈多言大王善哉善哉如此之事是王應作何

以故

王於身命財 應當修真實 王若於異世
不受異世苦

時阿育王以大供養將優波笈多入城手捧大德以
置高座優波笈多其身輒滑如兜羅綿阿育王既觸
其身合掌而言

大德身輒滑 如綿迦尸等 今我體麤澀
而觸大德身

時優波笈多復說偈言

我以勝供養 供養佛世尊 不及王以沙

奉施於如來

時阿育王復以偈答

我先小兒意 以沙奉世尊 值遇功德田
是故今爲王

時優波笈多爲令阿育王生歡喜故而說偈言

王值功德田 而生布施種 是故得此報
不可思議樂

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說偈言

昔以沙布施 世尊大福田 今得無比樂
四分轉輪王 誰聞如此事 不供養如來

是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白言大德我欲於佛行
住坐臥處悉皆供養又欲作相令未來衆生知佛如
來行住坐臥所在之處爲攝受故卽說偈言

我欲於如來 行住坐臥處 悉皆修供養

爲離生死苦 又欲作如來 行住坐臥相

使未來衆生 起見佛因緣

優波笈多答言大王善哉善哉王今此心最爲難及
今欲現王如來世尊四威儀處令王作相爲欲攝受
諸衆生故是時阿育王卽嚴四兵香華伎樂與優波
笈多卽往彼處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至佛生處入

鳳毗尼林舉右手指言阿育王此是佛生處而說偈
言

世尊第一處 生便行七步 淨眼觀四方

而作師子吼 是我最後生 處胎住亦然

時阿育王五體投地頂禮如來初生之處合掌說偈

有人見佛者 彼具大功德 若聞師子吼

功德亦如是

優波笈多爲阿育王生大信心而問王言有天見佛
初生行七步及聞師子吼王欲見耶王答言大德我
今欲見優波笈多言如來初生摩耶夫人所攀樹枝

天在其中卽便以手指指示其處而說偈言

若有諸天人 住在此林中 得見世尊生

復聞師子吼 當現其自身 爲阿育生信

是時天人便現其身於優波笈多前立合掌說言

大德令我 欲何所作

時優波笈多語阿育王此天見佛生時阿育王合掌
問天而說偈言

汝見佛初生 百福莊嚴身 佛面如蓮華

世間所愛樂 復聞師子吼 依此大林中

是時天人復以偈答

我已見佛身 光明如金色 七步行虛空

二足中最勝 亦聞師子吼 爲天人中尊

時王問言如來生時有何瑞相天人答言我今不能
廣說妙事略說少分卽說偈言

放金色光明 照於旨世間 人天所愛樂

及山海地動

乃至阿育王以十萬兩金供養如來初生之處卽便
起塔復往餘處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入迦比羅婆
修斗舉手示王此處人以菩薩與白飯王三十二相
可愛之色莊嚴其身王見已立五體投地向彼作禮

釋迦跋陀耶是天神處菩薩至彼欲禮天神是時天神不受其禮而禮菩薩時白飯王見是事已即便說言我今此兒爲天之天卽爲立名謂之天天又言此是相師婆羅門相菩薩處又言此是僊人記菩薩處云此兒生已當應作佛又言此是摩訶波闍波提養菩薩處又言此是菩薩學書之處又言此是菩薩乘象車馬等種種技術之處又言此是菩薩究竟諸道滿足之處又言此是菩薩轉法輪處又言此是共六萬姝女娛樂之處又言此是菩薩見老病死生悲心處又言此是菩薩閻浮樹下修諸禪定離欲惡法有

覺有觀離生喜樂入初禪處菩薩坐禪日已過中陰菩薩樹其影不移其餘諸樹影隨日轉時白飯王見如此事五體投地禮菩薩足又此間有一萬天人隨侍菩薩從迦毗羅城中夜而出又言此是菩薩脫寶冠并遣馬與車匿還處而說偈言

捨寶冠瓔珞 并馬與車匿 令其還本國

一身無侍衛 爲修精進行 便入山學道

菩薩於此處以迦尸衣易獵師袈裟而便出家此是娑羅伽婆請菩薩處此處頻毗娑羅王與菩薩半國是處問鬱頭藍弗復說偈言

此處有僊人 名鬱頭藍弗 聞其法捨去

人王無餘師

此處六年苦行復說偈言

六年中苦行 難行我已行 知苦行非道

捨僊人所行

此處是菩薩受難陀難陀波羅二女奉十六轉乳糜
受已食之復說偈言

菩薩在此處 食難陀乳糜 大勇最勝語

往菩提樹間

此處迦梨龍王讚歎菩薩如偈所說

龍王名迦梨 讚歎而說言 以此道當往

於菩提樹間

是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合掌說言我欲見龍王
其先見如來行如象王從於此路往菩提樹時優波
笈多往迦梨住處以手指而說偈言

龍王中最勝 汝當起現身 汝見菩薩行

往詣菩提樹

是時迦梨龍王即現其身於優波笈多前合掌說言
大德教我欲何所作優波笈多語阿育王言此迦梨
龍王菩薩從此路往菩提樹時是其讚歎時阿育王

合掌向迦黎龍王而說偈言

汝見佛世尊 光明如金色 於世間無等

面如秋滿月 十力大功德 汝當說一分

云何從此行 佛神力具足

迦黎龍王答言我今不能廣說當略說之王當諦聽而說偈言

菩薩履地時 六種大震動 及大海諸山

放光過日月

乃至阿育王於龍王處起塔已便去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往菩提樹舉手指言大王此處菩薩以慈悲

爲伴勝魔王軍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說偈言

滿足王於此 勝種種魔軍 得無比醍醐

無上正徧知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菩提樹及起塔已便去優波笈多復白王言此是佛受四天王四鉢合爲一鉢處又此處受二商主提謂波利所奉之食佛從此處往波羅柰國時有外道名優波祇歎如來處優波笈多復將阿育王往僊面處舉手指言此是世尊三轉十二行法輪處卽說偈言

是此處三轉 十二行法輪 眞實法所造
爲度生死苦

此是一千外道出家之處又此是佛爲頻婆娑羅王
說法得見諦處及八萬諸天摩伽陀國婆羅門長者
無數人等說法得見諦處此是佛爲帝釋天王說法
及八萬諸天得見諦處此是世尊爲母說法夏安居
竟與無數諸天從彼來處乃至廣說優波笈多將阿
育王至拘尸那城佛涅槃處舉手示言大王此是如
來所作已辦入無餘涅槃處而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夜叉龍神等 及一切世間

教化彼已竟 大慈悲精進 是故入涅槃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悶絕躡地乃至以冷水灑面尋
得醒寤從地而起以十萬金供養如來涅槃之處及
起塔已禮優波笈多足而說言我是世尊所記大弟
子我欲供養舍利優波笈多答言善哉善哉王心極
善是時優波笈多將阿育王入祇洹林舉右手指言
大王此是舍利弗塔自當供養阿育王問優波笈多
言舍利弗功德智慧其事云何答言是第二佛爲法
之將能隨如來而轉法輪佛弟子中智慧第一一切
世間所有智慧十六分中不及其一唯除如來而說

偈言

無等正法輪 佛爲世間轉 舍利弗隨轉

以利益世間 誰能說其人 功德智慧海

時阿育王心大歡喜以十萬金供養舍利弗塔合掌

說偈言

我禮舍利弗 以恭敬心念 大慧離煩惱

爲世間光明

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目捷連塔說言大王此是目捷連塔王當供養王問言其人功德神力云何長老答言佛說其神力弟子之中最爲第一能以足指動

天帝釋最勝法堂亦能降伏難陀優波難陀龍王卽說偈言

目捷連神力 佛說爲第一 能以足指動

帝釋最勝殿 降伏二龍王 難陀波難陀

神力功德海 無有能稱量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目捷連塔合掌說偈

最勝之神力 離生死苦惱 我今已頂禮

名聞目捷連

優波笈多復指示言此是摩訶迦葉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長老答言於少欲知足乃

至八種及頭陀苦行佛說其人最爲第一佛以半座
與其令坐又以自身袈裟覆之攝受苦人受持法藏
復說偈言

最勝大福田 行少欲知足 受持佛法藏

能攝苦衆生 佛與其半座 及以衣覆身

無有人能說 其大功德海

時阿育王復以十萬金供養大迦葉塔合掌說偈

常在山石窟 具少欲知足 除諸煩惱怨

獲得解脫果 無比功德力 是故今頂禮

時優波笈多復示阿育王薄拘羅塔說言大王此是

薄拘羅塔應當供養阿育王問言其人功德云何答
言佛弟子中精進無病最爲第一不嘗爲人說一二
句法時王令人以二十貝子供養其塔時有大臣問
阿育王等是羅漢何故餘塔皆以十萬金供養而薄
拘羅塔獨與二十貝子以爲供養阿育王言汝當聽
說

以智慧爲燈 除於無明闇 住意爲舍宅

少利益世間 是故以貝子 供養於其塔

是時二十貝子從塔處來著阿育王足時大臣見深
生驚怪而說言此阿羅漢少欲之力乃至已入涅槃

而不受施時優波笈多復將阿育王至阿難塔說言
大王此阿難塔應當供養其是如來給事弟子能持
佛語佛說其人弟子之中多聞第一而說偈言

是長老阿難 諸天人所貴 常護持佛鉢
具足念慧心 多聞爲大海 口說微妙語
方便正覺意 明了一切法 爲諸功德藏
世尊所讚歎

時阿育王以十萬金供養阿難塔大臣問言何故於
此最勝供養阿育王答言當聽我說

佛世尊法身 清淨無與等 其能攝受記

故我上供養 其焚佛法炬 除諸煩惱闇
其力故法住 故我上供養 如以牛跡水
不及於大海 阿難智慧水 不及佛智海
於修多羅中 佛與登王位 故我於今日
設最上供養

時阿育王供養已竟生大歡喜禮優波笈多足而說
偈言

我今生人中 不失善業果 以先功德力
得作自在王 以不真實法 獲得於真實
世尊舍利塔 莊嚴於世間 云何修苦行

於我所未作

時阿育王禮優波笈多足還其本國

阿育王經卷第二

音釋

耶舍

翻各

阿波羅囉

翻無苗

旃陀羅

翻惡

嵐毗尼林

翻解

處

迦比羅婆修斗

憊人住處也

釋迦

翻蒼色

跋陀那

翻止當

娑羅伽婆

翻姓

頻毗娑羅

翻摸實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貴刻

阿育王經第一卷合二卷共計字九千九百零三箇該銀四兩九錢五分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溪水端師竟刻
萬曆庚戌歲季秋月徑山寂照庵識

阿育王經卷第三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爾時阿育王於佛生處得道轉法輪入般涅槃於一處各以十萬金供養於菩提樹倍生信樂作是思惟此是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日日之中最勝珍寶供養此樹是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妙落起多生瞋恚心大王既愛念我云何以好珍寶與菩提樹卽喚旃陀利女而語言菩提樹是我怨汝能殺不答言能汝當與我金夫人語言如是時旃陀利

女卽便呪樹以縊縛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有人白
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而說偈言

佛坐菩提樹 知一切世間 得一切種智

此樹今日死

時王聞是語已悶絕躡地諸臣以水灑王良久乃醒
卽便啼泣而說偈言

我見此樹王 卽是見如來 樹王若枯死

我命亦隨滅

時彼夫人見王憂惱便白王言若我不能令菩提樹
生者我亦不能令王歡喜王答言汝若能令菩提樹

生者汝非女人何以故佛住此處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時夫人喚旃陀利女而語言汝能令樹更
生如其先不答言若菩提樹其根不死能令更生乃
至旃陀利女除所縛經周帀掘坑日日以千鬘乳灌
之坑中少日之間樹漸還生遂得如本時人白王王
於今者大生功德菩提之樹今得生故王聞此言心
大歡喜卽便往至菩提樹間瞻菩提樹目不能捨而
說偈言

從於瓶沙王 及諸餘國王 無上二因緣
悉所不能作 當於菩提樹 灌以香色乳

復當修供養 聖衆五部僧

時阿育王以千金銀瑠璃鬘盛以香水復持種種飲食及香華等千鬘香水浴菩提樹以種種綵衣而以衣之王於是時復受八戒受八戒竟手執香爐而登殿上請四方僧說言世尊弟子在四方者爲攝受我故悉應來此而說偈言

正行善逝子 根寂靜離欲 應供大福田

天人所歸依 最勝善逝子 行禪離愛著

阿修羅所依 當來攝受我 於罽賓國處

大林及暗林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如來子樂禪 住阿耨達池 及江山石窟

當來作慈悲 善言如來子 住舍利沙殿

無憂慈悲心 當來攝受我 大勇之神力

住於香醉山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時阿育王說此言已有三十萬比丘和合阿羅漢十萬學人二十萬及精進凡夫無數於衆僧中上座一處無有人坐時阿育王白六通上座耶舍言第一坐處何故無人答言此是第一上座之處王又白言除大德外更有上座耶答言有佛說弟子中有能師子吼此爲第一姓頗羅墮名賓頭盧第一坐處是其所

坐時阿育王聞其此言身毛爲豎如柯曇婆花又說
言大德有比丘見佛未入涅槃今猶在者不長老答
言有姓頗羅墮名賓頭盧其人見佛王又問言我於
今者得見其人不長老答言王尋當見其今應來時
王聞已大生歡喜而說偈言

我今得大利 及無比攝受 以得見大德

名曰賓頭盧

時阿育王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暫捨時賓頭盧與無
數阿羅漢隨從圍繞如半月形猶若鴈王從空中下
於第一處坐是時阿育王見頗羅墮賓頭盧來及見

十方比丘皆從座起又見賓頭盧頭鬢皓白額皮眉
毛悉垂覆面如緣覺身見已五體投地禮賓頭盧足
如大樹倒舌舐其足長跪合掌瞻仰啼泣而說偈言

大地海爲衣 山莊嚴一繖 除怨得此地

今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心念

復次大德見世尊不是時賓頭盧以兩手舉其眉毛
視阿育王便說偈言

我數見如來 無等無譬類 有三十二相

面如秋滿月 梵音除煩惱 入無諍三昧

阿育王復問大德於何處云何見長老答言大王世尊與五百漏盡阿羅漢隨從最初於王舍城安居是時在此衆中得具足見佛便說偈言

無欲無欲從 摩訶牟尼尊 是時此安居

我具足見佛 如汝今見我 如是我見佛

復次大王世尊又於舍衛國爲勝外道故現種種神力作無數化佛相好莊嚴次第而上至阿迦膩吒天我於爾時亦在其中見佛種種神變而說偈言

時有諸外道 行種種邪道 世尊以神力

示現除伏之 是時我見佛 令世間歡喜

復次大王世尊於三十三天上安居爲母說法竟與諸天衆圍繞下僧柯奢國我於爾時在大衆中見諸天衆復見比丘尼名鬱波羅槃尼柯見其化作轉輪聖王具足七寶而說偈言

天上安居竟 佛便從彼下 我時在衆中

是故得見佛

復次大王修摩陁伽孤獨女兒請佛及五百阿羅漢佛以神力至分陁跋陁國我以神力舉山從虛空中亦至彼國是時如來戒勅於我汝不得入涅槃至我法住而說偈言

修摩伽陀請 佛神力至彼 我以力舉山
隨至分陀國 是時佛戒勅 令我至法住
以是因緣故 得具足見佛

復次大王汝先小時以小兒意佛入王舍城乞食我
奉佛麴汝奉佛沙成護爾時起隨喜心如佛所記此
小兒於我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弗多城名阿輸
柯爲四分轉輪王領法王當廣供養舍利起八萬四
千法王塔我於是時亦在其中而說偈言

王昔爲小兒 合掌以沙施 我亦於是時
具足見此事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何處住以偈答言

北方阿耨池 於香醉山中 我住於彼處
及諸同學衆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幾人隨從以偈答言

六萬阿羅漢 圍繞隨於我 我及諸大衆
悉盡煩惱毒

復次大王何事此疑當速施僧食衆僧食竟當更共
語王答言爾如大德教以念佛教我當觀菩提樹觀
菩提樹竟當與僧食以種種飲食當以供養時阿育
王語比丘名一切友我當施僧十萬金及一千金銀

瑠璃鬘於大衆中當說我名供養五部僧時阿育王
見名鳩那羅住王右邊是時王子畏其父故不敢發
言便舉二指示唱導比丘表其修福倍多其父時大
衆見鳩那羅一倍作福悉皆大笑時王見大衆笑語
大臣成護汝所作非是故人笑成護答言多人欲作
功德若作功德必以一倍是爲正當阿育王答言我
當以三十萬金供養衆僧以三千寶鬘盛以香水灌
菩提樹當以我名在大衆說供養五衆乃至鳩那羅
復舉四指以示比丘時大王瞋語成護大臣我修功
德誰今與我而欲諍作不識世法成護見大王瞋禮

大王足誰敢與王諍作功德而說偈言

誰敢與王

諍修功德

是拘摩羅

與王諍作

是時阿育王轉身右邊見拘摩羅王子向賓頭盧說
言大德我今唯除七寶庫藏一切大地宮人大臣并
以我身及鳩那羅悉施衆僧當以我名在大衆說供
養五衆復說偈言

一切宮內

唯除珍寶

宮人大臣

悉施衆僧

大衆之僧

爲福田處

我及王子

具足功德

是時阿育王於賓頭盧等大衆中布施竟於菩提樹
周布起牆時阿育王自登牆上以四千甕盛以香水
灌菩提樹其菩提樹還生如本而說偈言

已灌菩提樹 菩提樹還生 枝葉極茂盛

功德亦增長

大王灌菩提樹竟還生如本枝葉青輒新芽更出王
及大臣一切人民心大歡喜復以飲食供養衆僧於
大衆中有一大德名耶舍語王言今此大衆實可愛
重王今供養勿起異心時阿育王自手行食從上座
爲始盡於一衆於衆僧末有二沙彌以麴相坐歡喜

九等共戲相擲阿育王見笑而思惟此二沙彌爲小
兒戲乃至阿育王復往上座所次第行食至耶舍所
時大德耶舍復語王言大王於衆僧中不得起不信
心王答言爾復白上座耶舍言有二沙彌以麴等相
戲耶舍答言此二沙彌其心解脫及慧解脫皆阿羅
漢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生心言我已供養衆僧復
竟好衣施二沙彌時二沙彌卽知王意便現功德之
力一沙彌化作鐵器以置其前一沙彌化作捷陀水
等王見問曰用此何爲答言大王我見王心供養僧
竟別施我衣我欲染之時王聞已卽便生意我本在

心未發言說云何此人已知我心卽以五體投地敬禮其足向二沙彌而說偈言

我孔雀大王 及大臣人民 功德我已作

一切得大利 精進處生信 可施我已施

乃至阿育王語二沙彌我以汝故於一切僧悉施三衣時阿育王於五衆中已作功德復於一一人悉施三衣又以四十萬金布施衆僧復以無數金銀贖此大地宮人大臣并以我身及拘那羅

毗多輪柯因緣

是時阿育王於佛法生大信心起八萬四千塔已作

五衆大會以飲食供養有三十萬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阿育王倍生信心時阿育王弟毗多輪柯信外道法言釋迦牟尼弟子無有解脫何以故常樂樂行畏苦行故乃至阿育王語其弟言汝於非處莫起信心於佛法處當生信心時阿育王於異時中欲爲捕獵阿育王弟於彼山中見一仙人五熱炙身其於苦道而起實意往其所禮其足說言大德住此幾時仙人答言經十二年復更問言汝食何食答言常食樹木果根復問汝衣何衣答言結茅爲衣復問臥處云何答言以草鋪地又問汝因何事而起煩

惱答言見鹿行欲起我欲心以欲心火燒於我心時
阿育王弟心便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心佛之弟子
常修樂行云何見欲而不起心旣起欲心何得於欲
而起歡離卽說偈言

仙人住苦林 食樹華果根 服氣除穢食

不能滅欲愛 釋迦牟尼子 食酥酪乳味

於種種衣服 悉皆不能捨 若伏諸根者

頻陀山能淨

阿育王弟復更說言釋迦弟子誑阿育王令作功德
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卽設方便語大臣言我弟於外

道生信當以方便令其得入佛法時大臣答阿育王
言大王云何敎我所作王語大臣我今欲洗入彼浴
室應脫天冠及衣服等汝當以我服飾莊嚴我弟令
登王座臣答言爾及至阿育王將入浴室脫莊嚴具
入浴室已是時大臣語阿育王弟若無阿育汝當作
王是故今者試著天冠被天衣服及登王座大臣語
已卽便與著令登王座時大臣卽白阿育王言王所
勅使臣已作竟阿育王出觀其弟著天冠及登王座
而語言我今未滅汝已作王阿育王瞋卽命行殺之
人身著青衣被髮執鈴至已禮王白言今者欲何所

作王語言我捨此弟汝可殺之王語已竟便有多人
執諸器仗而圍繞之是時大臣禮阿育王足而白王
言此是王弟願王忍辱莫起瞋心時阿育王答大臣
言我當忍辱至於七日爲我弟故於七日中暫與其
國令其作王種種伎樂及諸嫁女以供給之一切臣
民皆往問訊行殺之人執刀門立日日白王今一日
已過餘六日在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至第
七日王莊嚴具天冠衣服還阿育王大臣諸人將毗
多輸柯共往問訊阿育大王時王問言汝七日爲王
種種伎樂好聞見不弟以偈答

若人見色

及聞音聲

食種種味

此能答王

王復語言我與汝國七日爲王百種伎樂皆恣汝意
無數衆人日日問訊願於汝云何而言不見不聞
不得好味復以偈答

我於七日中

不見不聞聲

不嗅不嘗味

亦不覺諸觸

我身莊嚴具

及諸嫁女等

思惟懼死故

不知如此事

伎女歌舞聲

宮殿及臥具

大地諸珍寶

初無歡喜心

以見行殺者

執刀在門立

又聞搖鈴聲

令我懷死畏 死槓釘我心 不知妙五欲

既著畏死病 不得安隱眠 思惟死將至

不覺夜已過

是時阿育王語其弟言毗多輸柯汝於一日中思惟
死苦雖得上妙五欲而不生愛出家比丘於十二人
思惟無量生死無常云何而得起煩惱耶又復思惟
地獄之苦及諸畜生更相殘害餓鬼飢渴衆苦所逼
思惟人中四方馳求初無安樂思惟天上壞敗之苦
如是五道身心之苦無有樂處觀此五陰無常苦空
無我不實譬如空村無有居民如是五陰皆空無我

以無常火燒諸世間佛諸弟子常作此觀云何而得
起煩惱耶復說偈言

汝於一日中 思量生死畏 而無有歡喜

不起貪愛心 佛諸弟子等 日日觀生死

云何生歡喜 而起煩惱心 於飲食衣服

及以臥具等 思惟解脫法 而不起著心

觀身如冤家 三有如火宅 思惟何方便

而得解脫之 深樂解脫法 不貪於五欲

其心如蓮華 處水而不著

時阿育王以善方便佛法教化毗多輸柯時毗多輸

柯合掌向王而說言大王我於今者歸依如來及以
法僧而說偈言

我今歸依佛 佛面如蓮華 天人所歸依
無漏法及僧

時阿育王以兩手抱其弟頸而語言我不捨汝爲欲
令汝信佛法故是故爲汝現此方便時毗多輸柯以
種種華香及諸伎樂供養佛塔以種種飲食供養衆
僧復往鷄寺耶舍上座六通羅漢所至已對耶舍坐
爲欲聞法時耶舍以神通力見其前世已造善業今
於此生是最後身得阿羅漢爲其說法讚歎出家旣

得聞法便樂出家卽起合掌白耶舍言善說法律我
得出家受具足不於佛法中欲修梵行耶舍答言善
男子汝可還白阿育王聽出家不時毗多輸柯卽還
阿育王處至已合掌白言大王今當聽我出家我於
佛法欲修梵行復說偈言

我心亂不住 猶如象無鉤 王意如鐵鉤
勿制我出家 王爲地中王 當聽我出家
佛作世間光 今欲修其行

阿育王聞其言手抱其頸悲泣落淚而語言毗多輸
柯勿作此意何以故出家之人形服羸弊飲食假人

眠臥樹下汝今制心勿欲出家毗多輸柯答言大王
我於今者不爲瞋故而欲出家亦不爲貪欲不爲貧
苦亦不爲脫怨家但見世間種種諸苦生死相隨無
有脫處唯見佛法正路能脫生死終無所畏是故我
今樂欲出家阿育王聞之更增悲泣時毗多輸柯復
說偈言

生死爲懸繩 有人則恒動 在上必復墮
和合必分離

時阿育王復語之言汝當先習乞食然後乃得出家
時王後園有一大樹以草布地令住其下與一瓦鉢

令入宮乞食毗多輸柯卽便持鉢行入宮內種種上
食而便得之時阿育王瞋宮內人汝於今者云何乃
與乞者上食從今已去當以麤食施之乃至以麥爲
飯經宿臭壤乃可施與時毗多輸柯得而食之不以
爲惡阿育王見而語之言汝今勿食此食聽汝出家
出家之後恒來見我乃至毗多輸柯往至鷄寺至已
思惟我若於此出家人物亂我不得修道當於遠處
而出家也便往毗提國於彼出家思惟精進得阿羅
漢果是時長老毗多輸柯得阿羅漢已受解脫樂復
思惟言昔與王約出家之後常來見王我於今者應

滿本約乃至次第行至波吒利弗多國是時長老毗
多輸柯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乞食次第行至阿育王
城語門人言汝入白王云毗多輸柯今在門外欲見
大王時守門人卽入白王今毗多輸柯至欲見大王
時阿育王而語之言汝可將入令至宮中毗多輸柯
卽便入宮阿育王見卽從座起爲其作禮如大樹倒
起而合掌視之無厭悲泣而言

一切諸衆生 當樂於和合 汝今除和合
而味寂靜心 我今知汝心 以慧無厭足

時阿育大臣名曰善護見毗多輸柯著糞掃衣執

瓦鉢次第乞食麤好俱受心無分別見已白阿育王
言毗多輸柯少欲知足所作已辦王當生歡喜心何
以故

常行乞食

著糞掃衣

住於樹下

心常在定

心廣無漏

其體無病

正命自活

常生歡喜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便說偈言

捨於孔雀姓 及摩伽陀國 種種諸珍寶
上妙之五欲 樂於四聖種 除憍慢煩惱
行於大精進 名聞顯我國 最勝十力法

而汝能受持

時阿育王以手捧之置好座上種種飲食自手與之食竟洗鉢置之一處阿育大王於其前坐聽其說法是時毗多輸柯爲王說法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甚難值

王應勤供養

時阿育王與五百大臣及國人民以自圍繞合掌恭敬送毗多輸柯大臣人民而說偈言

大兄阿育王 今恭敬送弟 出家有勝果
於今爲現證

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欲顯其功德身昇虛空一切人民皆見其去時阿育王與諸大衆合掌觀之日不暫捨復說偈言

無復親友愛 如鳥飛虛空 我以貪愛鎖

不能自在去 禪定有勝果 於身得自在

隨意之所行 一切無罣礙 爲欲愛所盲

不能見此法 汝今以神力 輕我起欲愛

我本有慧慢 今汝爲最勝 我等著世法

見聖始知畏 今我等啼泣 由汝今捨我

時長老毗多輸柯往至邊地至已得病以病重故頭

皆發瘡時王聞之卽遣給事醫藥療治後得小瘡醫
師給事悉遣令還其體所資惟食牛乳爲乞食故往
多牛處復有一國名分那婆陀那彼國一切信受外
道復有一人受外道法事裸形神畫作如來禮其神
足有一佛弟子見此事白阿育王王時聞已語駛將
來阿育所領於虛空中半由旬上一切夜叉悉繫屬
王地下一由旬一切諸龍悉繫屬王是時夜叉聞王
語已於一念頃卽將外道弟子并畫像來時阿育王
見已生大瞋心於分那婆陀那國一切外道悉皆殺
之於一日中殺十萬八千外道復有一外道弟子受

外道法事裸形神畫作如來禮其神足時阿育王復
聞是事卽勅餘人令取此人及其親屬置一屋中以
火焚之時王復勅着有人能得一尼捷首者我當與
其金錢一枚是時長老毗多輸柯入養牛處一日停
住毗多輸柯病來多日頭鬚髮爪悉皆長利衣服弊
惡無有光色時養牛女竊生是念今此尼捷來入我
舍便誑其夫汝當殺此尼捷取頭與阿育王必當得
金其夫聞已卽便拔刀往毗多輸柯所欲斬其頭時
此長老卽自思惟見其業報無得脫處卽便受死而
將頭至阿育王所欲求覓金王卽觀之見其頭髮駁

奪心中生疑卽問其醫師及給事人時醫師給事人卽白王言此是毗多輸柯頭王聞是已悶絕躡地以水灑之良久乃起時有大臣白王無漏之人不滅此苦大王當施衆生無畏乃至阿育卽隨其言宣令一切不得復殺尼捷時諸比丘生疑問優波笈多毗多輸柯昔造何業今受此報爲人所殺優波笈多答言長老當聽過去世時有一獵師多殺羣鹿於大林中有一泉水時此獵師張施羅網以其繩罾置於水邊日日之中多殺諸鹿是時佛未出世有一緣覺於水邊食食竟澡洗還樹下坐時彼羣鹿聞緣覺香不住

水邊時獵師至不見鹿來卽尋其迹往辟支佛所見已作是念言坐是人故令鹿不來卽便以刀殺辟支佛長老當知昔獵師者卽是毗多輸柯以其日日多殺諸鹿是故今者多諸病苦復以昔殺辟支佛故以此業緣於無數年常在地獄受諸苦報於五百世在人道中生生之處常爲他殺今是最後果報雖得羅漢猶爲他害諸比丘復問優波笈多此人云何復生大姓又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答言先於迦葉佛法出家樂行布施常教檀越種種飲食供養衆僧有一佛髮爪塔以香華幡蓋種種伎樂而供養之以是業

報生於大姓十萬年中常修梵行復發正願以是業緣得阿羅漢

阿育王經卷第三

音釋

緹私箭切與線同

躡毗益切也

髻鳥耕切也

徹蘇旱切也

檄其月切代

駮北角切也

微沙落起多

翻光護

旃陀利女

翻下姓

僧柯奢

翻光明

波羅

翻青華色

槃尼柯

翻色

修摩陀伽

翻正

分陀跋陀國

不解

鳩那羅

鳥名不

分那婆陀那

翻正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刻此卷計六千一百一十字該銀三兩五分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祁泮刻

阿育王經卷第四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鳩那羅因緣品第四

是時阿育王於一日中起八萬四千塔於是日中王夫人名鉢摩婆底生一男兒形色端正眼爲第一一切人見無不愛樂時有內人卽白大王王有功德夫人生兒王聞歡喜而說偈言

我於今日

大生歡喜

我孔雀姓

名聞一切

宮人以法

由之增長

故名此兒名達磨婆陀那卽抱此兒示阿育王時王

見已歡喜說偈

我兒自端嚴 爲功德所造 光明甚輝曜

如優波羅華 以此功德眼 莊嚴於一面

其面貌端正 譬如秋滿月

乃至阿育王命諸大臣而語之言汝等嘗見此兒眼
不諸臣答言臣於人中實所未見於雪山有鳥名鳩
那羅此鳥之眼與其相似卽說偈言

於雪山頂 有寶華處 鳩那羅鳥

而住其上 此兒二眼 類彼鳥眼

王便發言將此鳥來虚空上半由旬夜叉神聞其語

下一由旬神聞其語一念之頃夜叉之神卽得鳥來
時阿育王以鳥眼比兒眼見此二眼無有異相卽以
鳥名而以名兒復說偈言

大地人王 以可愛眼 鳩那羅名

以爲兒名 是故大地 其名遠聞

乃至鳩那羅長大爲其納妃妃名千遮那摩羅時阿
育王將鳩那羅往至鷄寺寺有上座六通羅漢名耶
舍是時耶舍見鳩那羅未經幾時應當失其眼卽白
主言何故不令鳩那羅作其自業時阿育王語鳩那
羅大德令汝所作汝當隨之時鳩那羅禮耶舍足說

言大德教我所作耶舍答言眼非是常汝當思惟卽說偈言

汝鳩那羅

當思惟眼

無常病苦

衆患所集

凡夫顛倒

由之起過

時鳩那羅於宮中靜處獨坐思惟眼等諸入爲苦無常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往鳩那羅處見其獨坐觀其眼故而起欲心以手抱之而說偈言
以大力愛火 今來燒我心 譬如火燒藤
汝當遂我意

鳩那羅聞其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汝今於我所 不應說此言 汝今爲我母

我則爲汝子 今此非法愛 應當捨離之

何故爲此事 開諸惡道門

時微沙落起多不遂意故心生瞋忿卽說偈言

愛心往汝處 而汝無愛心 汝心既有惡

不久須臾滅

鳩那羅答言

我今寧當死 以法而清淨 不願於生中

而起不淨心 若有惡心者 失人天善法

善法旣不全 依何而得生

微沙落起多恒伺其過而欲殺之於北有國名德叉尸羅拒逆不從阿育王領時王聞之意欲自往大臣白王王今當令鳩那羅往不須自去時阿育王命鳩那羅而語之言汝往彼國答王言唯爾時阿育王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聞其此言

雖爲是兒

而是我心

以心念故

倍加莊嚴

是時阿育王即便令人嚴治道路老病死等悉令不現時阿育王與鳩那羅同載一車送之近路將欲分別手抱兒頸見鳩那羅眼啼泣而言

若有人見

鳩那羅眼

心歡喜故

有病皆除

是時有一相師婆羅門見鳩那羅不久失眼見阿育王唯觀兒眼不緣餘事見已說偈

王子眼清淨

王觀之歡喜

眼光明莊嚴

云何而當失

此國諸人民

見鳩那羅眼

一切皆歡喜

猶如天上樂

若見其失眼

一切當苦惱

乃至鳩那羅次第行至德叉尸羅國彼國人聞出半由旬嚴治諸道處處置水以待來衆時諸人民即便

說偈

德叉尸羅人 執寶鬘盛水 及諸供養具

迎鳩那羅王

時王至已人民合掌而作是言我等迎王不爲鬪諍亦不與彼大王相嫌但王所遣大臣在我國者爲治無道願欲廢之是時人民以諸供具供養鳩那羅王迎至國中時阿育王身遇重病糞從口出諸不淨汁從毛孔出一切良醫所不能治時阿育王卽語諸臣召鳩那羅還我當灌頂授以王位我於今者不貪身命時微沙落起多卽使思惟若鳩那羅得作王者我

必當死思惟已白阿育王言我能令王病得除愈一切醫師不須令進時阿育王卽受其語斷諸醫師時微沙落起多語諸醫師外聞男女病如王者可將其入時阿毗羅國有一人病如王不異時病人婦爲覓醫師說其病狀醫師答言將此人來我欲見之當爲處藥乃至婦人將此病者送與醫師醫師復送與王夫人時王夫人將此病者置無人處令破其腹出生熟二藏於熟藏中有一大蟲蟲若上行糞從口出蟲若下行便從下出若左右行諸不淨汁從毛孔出時王夫人磨摩黎遮以置蟲邊而蟲不死復以華爰以

置蟲邊蟲亦不死復以干薑以置蟲邊蟲亦不死乃至以大蒜置於蟲邊蟲即便死時王夫人以如此事具以白王王於今者應當食蒜病即除愈王答言我是刹利不得食蒜夫人復言爲身命故作藥意食之乃至阿育王遂便食之蟲死病除便利如本時阿育王清淨洗浴語夫人言汝於今者當何所求隨意與之夫人白王願王七日聽我爲王王語夫人若汝爲王必當殺我夫人又言過七日已我當還王時阿育王遂便許之夫人思惟我欲治鳩那羅今正是時是時夫人即便假作阿育王書與德叉尸羅人令取鳩

那羅眼書中說偈

我今有大力 威名甚可畏 鳩那羅王子
於彼爲罪過 今勅彼人民 挑取其二眼
今爲此一事 汝等速爲之

時王夫人作書已竟須齒牙印之阿育王眠夫人欲印書故便近王邊王即驚覺夫人白王何故驚怖王答夫人我夢不祥見有鷲鳥欲取鳩那羅眼是故驚懼夫人答言王不須憂鳩那羅子今甚安隱第二更夢王復驚起語夫人言我今更夢如本不祥夫人問言夢復云何王答言我見鳩那羅頭鬚髮爪悉皆長

利而不能言夫人答言其今安隱願勿憂之乃至後時阿育王眠夫人卽便以大王齒竊取印之遣使送之與德叉尸羅人時阿育王又夢自齒悉皆墮落至明清旦澡洗已畢爲身命故召相師來以夢所見具向其說語言汝當爲我解釋夢意相師答言若人有此夢者兒當失眼不異失兒而說偈言

若人夢齒落 必當失兒眼 兒眼旣已失 不異失於兒

時阿育王聞其此言卽便起立合掌向四方神而呪願言

今一心歸佛 清淨法及僧 世間諸仙人
於世爲最勝 一切諸聖衆 皆護鳩那羅
使者執書至德叉尸羅國是時彼國人民見此書至念鳩那羅故共隱此書而不與之不欲令其起於惡心彼諸人民復更思惟阿育大王其甚可畏心不敬信於其自兒尚欲取眼況於我等而不起惡復說偈言

今此鳩那羅 如大仙不異 於一切衆生
皆能作饒益 彼阿育大王 而不起慈念
況於餘衆生 而能不殘害

乃至彼人以書與鳩那羅鳩那羅得書已語諸人言
若能取我眼者今隨汝意時諸人卽喚旃陀羅汝當
挑取鳩那羅眼旃陀羅合掌說言我今不能何以故
若人於滿月能除其光明是人當能除
汝面明月眼

是時鳩那羅卽脫寶冠語旃陀羅言汝挑我眼我當
與汝復有一人形貌可憎十八種醜語鳩那羅言我
能挑眼時鳩那羅尋憶大德耶舍所說便說偈言

合會有離 是真實說 思惟此義
知眼無常 我善知識 能饒益者

是人說法

皆苦因緣

我常思念

一切無常

是師之教

深自憶持

我不畏苦

見法不住

當依王教

汝取我眼

我已攝受

無常真實

是時鳩那羅語醜人言汝當取我一眼置我手中我
欲觀之時此醜人欲取其眼無數諸人相與瞋罵而
說偈言

眼清淨無垢

如月在空中

汝今挑此眼

如拔池蓮華

是無數人悲號啼哭是時醜人卽出其眼置鳩那羅

手中時鳩那羅以手受之向眼說偈

汝於本時

能見諸色

而於今者

何故不見

本令見者

生於愛心

今觀不實

但爲虛誑

譬如水沫

空無有實

汝無有力

無有自在

若人見此

則不受苦

是時鳩那羅思惟一切諸法悉皆無常得須陀洹果
既得果已語醜人言所餘一眼隨汝取之時彼醜人
復更挑之置鳩那羅手中既失肉眼而得慧眼而說
偈言

我於今者

捨此肉眼

慧眼難得

我今已得

王今捨我

我非王子

我今得法

爲法王子

今從自在

苦宮殿墮

復登自在

法王宮殿

乃至鳩那羅知取其眼是微妙落起多而說偈言

願王夫人

長受富樂

壽命長存

無有盡滅

由其方便

我得所作

是時鳩那羅婦干遮那摩羅聞鳩那羅失眼以念夫
故至其夫所入多人處見鳩那羅失眼流血悶絕躡
地傍人以水灑之令得醒寤啼泣說偈

眼光明可愛 昔見生歡喜 今見其離身

心生大瞋惱

鳩那羅語其婦言汝勿啼泣我自起業自受此報復
說偈言

一切世間

以業受身

衆苦爲身

汝應當知

一切和合

無不別離

當知此事

不應啼泣

是時鳩那羅共其婦從德叉尸羅國還阿育王所二
人生來未曾履地其身軟弱不堪作業時鳩那羅善
於鼓琴復能歌吹隨其本路乞食濟命漸漸遊行至

於本國欲入宮門時守門人不聽其前旣不得前而
復還出住車馬廐於後夜中鼓琴而歌歌曰我眼已
失四諦已見復說偈言

若人有智慧 見十二入等 以智慧爲燈

得解脫生死 三有中之苦 悉爲自心苦

三有中之過 今應當知之 若欲求勝樂

當思十二入

時阿育王聞其歌聲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今此說偈

及聞鼓琴

似是我子

鳩那羅聲

若是其至

何不見我

時阿育王命一人來我所聞聲似鳩那羅而聲清妙復兼悲怨聞此聲故令我心亂如象失子而聞子聲其心迴遑不安其所汝可往看是鳩那羅不若是鳩那羅汝可將來乃至此人受教至車馬廐至已見其無有二眼皮曝露不復可識還白大王王所令看是孤獨盲人共其婦俱住車馬廐非鳩那羅時阿育王聞其此言懊惱思惟而說偈言

如昔所夢見 鳩那羅失眼 今此盲人者
鳩那羅不疑 汝可更至彼 但將此人來
以思惟子故 其心不安隱

乃至此人受教更至其所語鳩那羅言汝是誰兒何所名姓鳩那羅復以偈答

父名阿輸柯 增長姓孔雀 一切諸大地
悉爲其所領 我是彼王子 名爲鳩那羅
姓曰法王佛 今爲法王子

是時使人將鳩那羅及其婦至宮中時阿育王見鳩那羅風日曝露以草幣帛雜爲衣裳形容改易不復可識時阿育王生心疑惑而語之言汝是鳩那羅不答言我是阿育王聞悶絕墮地傍人見王而說偈言
王見鳩那羅 有面無有眼 以苦惱燒心

從牀墮於地

傍人以水灑王令其得醒還至坐處抱鳩那羅置其膝上復抱其頸啼哭落淚手拂頭面憶其昔容而說偈言

汝端嚴眼

今何所在

失眼因緣

汝今當說

汝今無眼

如空無月

形容改易

誰之所作

汝昔容貌

猶如仙人

誰無慈悲

壞汝眼目

汝於世間

誰爲怨讎

我苦惱根

由之而起

汝身少色

誰之所壞

懊惱心火

今燒我身

譬如霹靂

摧折樹木

懊惱之雷

以破我心

如此因緣

汝今速說

時鳩那羅以偈答言

王不聞佛言

果報不可說

乃至辟支佛

亦所不能免

一切諸凡夫

悉由業所造

善惡之業緣

時至必應受

一切諸衆生

自作自受報

我知此緣故

不說壞眼人

此苦我自作

無有他作者

如此眼因緣

不由於人作

一切衆生苦

皆亦復如是

悉由業所生 王當知此事

時阿育王爲懊惱火以燒其心復說偈言

汝但說其人 我不生瞋心 汝若不說者

我心亂不安

時阿育王知是微沙落起多所作喚微沙落起多而說偈言

汝今爲大惡 如何不陷地 今汝不爲法

於我爲大過 汝今旣爲惡 從今捨於汝

猶如行善人 捨不如法利

時阿育王瞋火燒心見數少客起多復說偈言

我於今者

欲出其眼

欲以鐵鋸

以解其身

以斧破身

以刀割舌

以刀截頸

以火燒身

今飲毒藥

以除其命

阿育王說如此事欲治微沙落起多鳩那羅聞深生慈心復說偈言

微沙落起多

所爲諸惡業

大王於今者

不應便殺之

一切諸大力

無過於忍辱

世尊之所說

其最爲第一

時阿育王不受見語以微沙落起多置落可屋以火

焚之又復令殺德叉尸羅人是時比丘生疑問大德
優婆笈多鳩那羅先造何業今受此報大德答言長
老當聽過去久遠於波羅柰國有一獵師至雪山中
多殺羣鹿又於一時復往雪山時雷電霹靂有五百
鹿以怖畏故入石窟中時此獵師見諸羣鹿即便捕
之一切皆得得已復作是念若皆殺者肉當臭爛無
如之何我當挑其兩眼使其不死而不知去後漸殺
之作是念已一切挑眼長老於意云何先獵師者鳩
那羅是以其挑鹿眼故無數年中常在地獄從地獄
出生於人中五百世中常被挑眼今是最後餘殘果

報比丘又問以何因緣生於大姓得端嚴眼復得羅
漢答言諸長老聽過去久遠人壽四萬歲時有佛正
覺名迦羅鳩村馱出現於世是時如來於一切世間
所應作者皆已作訖入無餘涅槃時有一王名曰輸
頗爲佛世尊起四寶塔時王命過弟不信佛起塔珍
寶悉皆密取唯土木在一切人民見塔毀壞懊惱發
聲時有長者子問彼諸人汝等何事懊惱發聲諸人
答言世尊之塔本有四寶不謂於今悉皆毀散是故
我見懊惱發聲時長者子卽以四寶如本莊嚴復令
高廣有勝於初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訖復發

願言迦羅鳩村默爲世間師願我後師亦如今日比丘當知昔長者子卽鳩那羅是以其修治迦羅鳩村默如來塔故今得生於大姓之中以其造作如來像故今所得身端嚴第一以其發願值善師故今得釋迦牟尼爲師及見四諦

阿育王經卷第四

音釋

曝

蒲木切

懊

於到切

陷

平監切

鋸

居御切

鉢摩婆底

翻有笑

達摩

翻增

婆陀那

翻

摩羅

翻華

輪頗

翻莊嚴

阿育王經卷第五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半菴摩勒施僧因緣品第五

爾時阿育王得堅固信問諸比丘誰已能於佛法之中最大布施諸比丘答言孤獨長者已大布施王復問言其能幾許佛法中施比丘答言用百千萬金阿育王聞卽便思惟孤獨長者用百千萬金我於今者亦以百千萬金以用布施阿育大王已起八萬四千塔又於佛初生得道轉法輪入涅槃及諸羅漢涅槃之處各以十萬金施四部大會亦已作訖又三十萬

衆僧一分阿羅漢二分學人及精進凡夫於一日中
一時施食又阿育王唯留珍寶一切大地宮人大臣
鳩那羅及以自身悉施衆僧復以四十萬金布施衆
僧又以無數之金贖此大地乃至自身後以九十六
萬金布施衆僧時阿育王得病困篤生大憂惱大
臣咸護是其先世隨喜施沙知識聞大王病便往王
所而禮王足卽說偈言

昔面如蓮華 塵垢不能汙 大力諸冤家
不得見大王 猶如日炎盛 人所不能視
何故於今日 悲泣而流淚

阿育王以偈答言

我今生憂惱 不爲身命財 別離聖衆故
是以我憂惱 世尊諸弟子 成就諸功德
以種種飲食 日日當供養 常思如此事
是故我流淚

復次咸護我昔欲以百千萬金供養三寶而意未滿
我今欲以四十千萬金布施滿我本心思惟已便欲
遣四十千萬金送與鷄寺是時鳩那羅見名三波地
爲太子大臣語太子言阿育大王須臾應終而今欲
遣四十千萬金送與鷄寺一切國王以物爲力太子

應當勒守物人勿令金出於是太子卽便勒之阿育王勅不復施行唯有金器供王食用王食訖已便令送此金器與彼鷄寺復斷金器聽以銀器王食竟已復令送此銀器與彼鷄寺復斷銀器乃至以鐵器供王王食已復令送與鷄寺復斷鐵器聽用瓦器時阿育王無復有物唯半菴羅果在其手中時阿育王心大悲惱召諸大臣及以人民一切和合而語之言誰於今日爲此地主大臣起而作禮合掌說言唯天爲主更無異人時阿育王淚落如雨而說偈言

今我阿育王 無復自在力 唯半阿摩勒

於我得自在 何用是富貴 如恒河流水
先所領國土 豪貴最第一 今忽貧窮王
不復得自在 一切諸合會 皆悉當分離
如來正法言 無有能知者 我先所勅令
一切無障礙 猶如心意識 於緣得自在
我今所教勅 如水礙於石 一切諸怨賊
我悉先降伏 王領一切地 攝一切貧苦
今者無光明 如雲障於月 如阿輪迦樹
華葉悉枯落 是我阿輪迦 貧悴亦如是
是時阿育王卽呼傍臣名曰跋陀羅目呵而語之言

我失自在汝今於我爲最後使唯此一事汝應當作
此半阿摩勒果送與鷄寺宣我語曰阿育王禮衆僧
足昔領一切閻浮提地今者唯有半阿摩勒果是我
最後所行布施願僧受之此物雖小以施衆僧福德
廣大而說偈言

我本爲人王 於宮得自在 無常爲自相
不久而磨滅 能爲療治者 唯有聖福田
今我無醫藥 願今見濟度 此半阿摩勒
是我最後施 小施而福廣 是故應攝受
時此使人受王勅已將半阿摩勒果往至鷄寺於上

座前以阿摩勒果供養衆僧合掌說偈

一切地一繖 王領無障礙 猶如日光明
徧照一切處 以自欺誑業 功德於今盡
譬如日入時 無復有光明 以恭敬頂禮
施半阿摩勒 顯其福德盡 今爲最後施
是時上座集諸比丘而語之言汝等今當起怖畏心
如佛所說見他無常是處可畏誰能於此不生厭離
何以故

勇猛能布施 孔雀阿育王 王領於大地
閻浮提自在 今日果報盡 唯有阿摩勒

大地諸珍寶 悉爲他所護 今此阿育王
捨半阿摩勒 諸有凡夫人 福德力生慢
當爲說無常 令其生厭離

時諸衆僧得阿育王半阿摩勒果碎以爲末以置糞
中徧行衆僧時阿育王語成護言誰今爲王成護禮
足合掌說言天爲地主更無有人時阿育王以人扶
起徧觀四方向衆僧處合掌而言今留珍寶此外大
地乃至大海一切施僧又說偈言

水爲大地衣 七寶嚴地面 持一切衆生
及以諸山等 我今以捨此 布施諸衆僧

於衆僧得果 是故我今施 以此布施福
不求帝釋處 亦不樂梵天 及諸大地主
唯欲以此福 願求心自在 得共聖人法
人所不能奪

乃至阿育王以多羅葉書此偈語以齒印之執書合
掌向彼僧處而作是言以此大地一切施僧說已便
終乃至大臣用五色綵以莊嚴輿供養王身供養已
便以海水欲以灌太子頂以授王位成護語諸臣言
一切大地阿育大王已施衆僧諸臣答言我等今者
當作云何成護答言先阿育王作意我用百千萬金

施佛法僧已與九十六千萬金欲更滿之而諸臣不聽王意不滿故以一切大地布施衆僧諸臣卽便取四十千萬金以贖大地卽以海水灌太子三波地頂令登王位三波地兒名毗梨訶鉢底太白有兒名毗梨沙斯那牛軍有兒名弗沙跋摩尾鎧有兒名弗沙密多羅乃至弗沙密多羅得登王位集諸大臣以何方便能令我名恒住不失諸臣答言大王之姓從阿育王來是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乃至佛法未滅阿育大王名聞亦在王今應當起八萬四千塔時王答言阿育大王有大神力人無及者更有方便得流名

不是時有婆羅門呪願第一而是凡夫不信佛法白王言有二種因名得常住一者作惡二者作善阿育大王起八萬四千塔王今壞之名則常在乃至弗沙密多羅王嚴駕四兵欲壞佛法往至鷄寺至已於寺門聞有師子吼王大怖畏復還波吒利弗國如是三返往至鷄寺亦復如是還於本國集彼衆僧而作是言我於今者欲壞佛法諸衆僧中於塔及寺各有所護宜各說之諸僧皆言我等護塔王於是時卽殺上座次及諸僧時有沙柯羅國是其所領語彼國人若有能得一比丘首與其金錢彼國有寺名曰法王時

彼寺中有一羅漢人欲取頭而白王言彼有比丘今欲取頭送與大王時王聞已自欲取之是時比丘入滅盡定以定力故刀仗火毒不能侵害既不得殺復往餘處至拘瑟他歌國彼國有一夜又神守護佛牙是夜又思惟佛法當滅我既受戒不復殺生我有女兒已利履夜叉本欲求之以其先常作惡業故而不許爲護佛法今應與之復有一大力夜叉常護弗沙密多羅王以其力故人無侵害是護佛牙神將護王夜叉至於南海是時已利履夜叉取太山壓弗沙密多羅王及其四兵一時皆死是故此山名修尼喜

多弗沙密多羅王既被殺已孔雀大姓從此而滅

阿育王經卷第五

音釋

砢

力可切 鎧

可亥切

已利履

梵語夜叉名履云矢切

三波地

翻具足

毗梨訶鉢底

翻太白山星

毗梨沙斯那

翻牛軍

弗沙跋摩

翻尾鎧星

弗沙密多羅

翻差友

拘瑟他歌

翻庫藏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阿育王經第四卷合五卷共計字六千四百八

十五字該銀三兩二錢四分

武林釋大能對長洲徐普書江寧羅仕貴刻

萬曆庚戌歲秋九月徑山寂照庵識

8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佛記優波笈多因緣品第六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是時佛欲涅槃化阿波羅囉龍王及瞿波囉旃陀利
龍王竟至摩偷羅國於彼國告阿難言於此摩偷羅
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賣香商王名笈多有兒名
優波笈多無相佛當作佛事教化多人證阿羅漢果
此處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令其弟子人捉一四
寸籌投石窟中使滿石窟阿難當知我後教化弟子
優波笈多最爲第一阿難汝今見彼遠青林不阿難

阿育王經卷第六

佛記優波笈多因緣品第六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是時佛欲涅槃化阿波羅囉龍王及瞿波囉旃陀利
龍王竟至摩偷羅國於彼國告阿難言於此摩偷羅
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賣香商王名笈多有兒名
優波笈多無相佛當作佛事教化多人證阿羅漢果
此處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令其弟子人捉一四
寸籌投石窟中使滿石窟阿難當知我後教化弟子
優波笈多最爲第一阿難汝今見彼遠青林不阿難

答言已見世尊佛言彼山名優樓漫陀如來入涅槃
百年後當有舍那婆私比丘於彼山起寺又說法教
化優波笈多令其出家於摩偷羅國有長者子兄弟
二人名那哆婆哆其當於優樓漫陀山爲起寺檀越
故名此寺爲那哆婆哆阿難當知此寺最爲第一禪
處阿難驚惋優波笈多饒益多人佛語阿難汝今不
應驚惋此事過去久遠其生惡道已益多人又過去
世於此優樓漫陀山二邊一邊有五百緣覺一邊有
五百仙人一邊有五百獼猴獼猴之中而有一主是
獼猴主往緣覺處見諸緣覺生歡喜心取樹華果供

養緣覺時諸緣覺結跏趺坐是時獼猴次第作禮作
禮已畢於僧坐末而自端坐乃至日日亦復如是時
諸緣覺皆入涅槃獼猴不知恒修供養如本不異見
諸緣覺悉不受之是時獼猴執緣覺衣及以牽腳緣
覺不動獼猴思惟是諸緣覺悉皆已死啼哭懊惱復
至仙人處是五百仙人皆臥棘刺是時獼猴復學仙
人臥棘刺上又學仙人臥灰土上復學仙人五熱灸
身灸身去後是時獼猴以水滅火取灰藏之所卧棘
刺拔取擲去所卧之灰復取除之仙人以手攀樹自
懸獼猴復撥其手令其墮地是獼猴四威儀中常教

化諸仙既教化已於諸仙前端坐修定語仙人言汝等一切當如是坐時五百仙人隨其坐禪是諸仙人無師說法於三十七助菩提法思惟證得緣覺之道既得道已復作是念我得聖道由此獼猴卽以香華飲食供養獼猴乃至獼猴命終時諸緣覺卽以香木用燒其身佛語阿難是獼猴者卽優波笈多是優波笈多於惡道中爲多衆生作大饒益爾時世尊語阿難言後復於優樓漫陀山作大饒益爾時世尊語阿難言汝當捉我衣角時世尊將阿難身升虛空往罽賓國至已語阿難言汝見此處多山林不阿難答言已見

世尊復告阿難此罽賓國我入涅槃百年後當有耆田地比丘於此土立罽賓國乃至佛次第行到拘尸那城涅槃時至告長老摩訶迦葉我今欲入涅槃汝當聚集法藏令住千年爲攝受衆生故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乃至佛念天帝釋時天主帝釋知佛心已卽至佛所爾時世尊告帝釋言僑尸迦汝當護持法藏帝釋白佛言世尊我當如是世尊復念四天王時四天王知佛心故卽至佛所佛復告四天王我涅槃後汝等當護持法藏乃至未來三賊國王汝皆應共其護持法藏四天王白佛言如

是世尊是時世尊以法藏付摩訶迦葉及天帝釋四天王等竟復往摩偷羅國如是次第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告阿難言涅槃時至是娑羅雙樹北面汝當安置眠處我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卽說偈言

生死海無底 波浪洄瀾深 老病以爲岸
我今已得度 欲入無憂國 棄捨身之桀
更生以爲海 老可畏爲水 牟尼爲牛王
渡彼生死海 如人依於棧 安隱至彼岸
乃至廣說佛入涅槃起八舍利塔第九毘塔第十炭

塔而說偈言

八塔高於山 舍利在其下 次第九毘塔
第十者炭塔

乃至天上帝釋及四天王一切香華種種伎樂供養舍利說言世尊付我等法藏入涅槃今我等依佛法守護是時帝釋語持黎哆呵囉哆言汝於東方當護佛法復語毗留多言汝於南方當護佛法復語毗留博叉言汝於西方當護佛法復語鳩鞞羅言汝於北方當護佛法世尊言我滅後有三賊王當來與汝同處若壞佛法汝當擁護是時佛入涅槃無數羅漢亦

入涅槃是時空中悲聲說偈

苦哉佛弟子 一切皆涅槃 今日此世間

一切皆虛空

無明爲闇

覆正法燈

大德羅漢

悉皆涅槃

無復守護

三藏法者

三藏正法

不得久住

是時帝釋及四天王無數諸天一切往至大迦葉所
至已禮迦葉足而說言世尊付法藏與大德及我等
大德今當與我共護佛法一切佛法當共聚集勿令
分散今此佛法天人攝受住世千年爲攝受一切衆

生故乃至迦葉鳴磬以神通力從口出聲告闇浮提
一切令知有五百阿羅漢住拘尸那伽是時迦葉語
阿菟樓駄長老見阿羅漢誰今未來阿菟樓駄答言
伽梵波提今在天上尸利沙殿其今未來大德迦葉
問諸比丘今此衆中誰爲最小富那羅漢答言我爲
最小摩訶迦葉語言長老衆僧法教汝能受不富那
答言能受迦葉又言善男子汝今能受衆僧教法善
哉善哉汝今當往天上尸利沙殿伽梵波提所而語
之言大迦葉及諸衆僧喚汝來下今有衆事汝可速
來而說偈言

善男子當往 尸利沙之林 捨此衆往彼
伽梵波提所

乃至富那往至尸利沙殿語伽梵波提言迦葉及諸
衆僧於閻浮提一切和合今有僧事汝宜速下伽梵
波提答言善男子汝當說佛及衆僧勿道迦葉及衆
僧何以故佛已涅槃諸外道等當輕佛法復次有惡
比丘起破僧事外道當言佛旣涅槃法亦滅盡諸比
丘等皆無所知佛昔在世以智慧光明令諸世間悉
亦光明今旣滅度世間皆闇我於今者何事至彼復
說偈言

一切世間空 無復歡喜處 無如來說法
閻浮提無事 我今欲住此 而入於涅槃
汝今還彼以宣我心伽梵波提禮大迦葉及諸衆僧
而說此言

一切世間空 無復歡喜處 無如來說法
閻浮提無事 我今欲住此 而入於涅槃
伽梵波提說此語已卽入涅槃是時富那還閻浮提
而說偈言

大德勝衆 伽梵波提 禮敬而言
佛已涅槃 我於今日 亦入涅槃

如大象滅 子亦隨滅

是時大迦葉卽便立制從今已去衆僧和合結集法藏其事未畢諸比丘等不得涅槃卽說偈言

從今日已去 一切僧和合 未結集法藏 皆不得涅槃

乃至五百阿羅漢皆和合竟大迦葉白僧言此長老阿難恒隨如來其今已老一切衆僧當恭敬之復說偈言

此長老阿難 受持佛所說 利根有智慧 常隨如來行 淨心解佛法 應當恭敬之

饒益諸衆僧 十力所讚歎

是時大迦葉語諸比丘我等若於此地結集法藏大衆雲聚必當悲泣妨於法事我等欲於佛得道處摩伽陀國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及五百羅漢至王舍城是時長老毗梨時弗多供給阿難行毗梨時弗至已彼國四衆聞佛涅槃心生悲惱是時阿難思惟四衆懊惱云何說法長老毗梨時弗思惟我觀和尚心爲是聖人爲是凡夫卽見和尚猶是學心未厭欲界見已往阿難處至已說此偈言

汝當往樹下 於涅槃作心 瞿曇當作禪

不久證涅槃

是時長老阿難以毗黎時弗教化故盡日行坐洗五
蓋心如是一更乃至五更明星出時出外洗足洗竟
還寺欲右脅卧頭未至枕離諸煩惱得羅漢果往王
舍城乃至迦葉及五百羅漢亦來此城是時阿闍世
鞞提希子聞迦葉及五百羅漢至莊嚴道路種種供
具迎大迦葉時阿闍世王以無根心成就故悉見佛
來從高樓墮佛以神力而接取之今於象上見大迦
葉復欲投下時大迦葉亦以神力而接取之是時迦
葉語阿闍世王如來神力不假思惟聲聞神力必須

作意若不作意而汝墮者命則不全從今以去不唯
復爾時王答言我當如是時阿闍世王禮迦葉足合
掌說言大德世尊涅槃我遂不見若大德作意欲入
涅槃當來看我迦葉答言如是復語大王我等欲於
此城結集佛法時王答言我從今去未至終滅當以
衣服飲食醫藥卧具供養衆僧願諸衆僧在竹林中
是時迦葉思惟此寺廣大諸比丘等妨亂我事當作
是言如是可說如是不可說有石窟處各畢波羅延
我等當於彼處結集法藏乃至迦葉共五百羅漢往
畢波羅延石窟至已莊嚴佳處語諸比丘於未來世

諸比丘等當失正心我等未中之前當共集優陀那
伽陀中後集一切法乃至五百阿羅漢次第坐於其
坐處鋪尼師壇一切衆僧心念於三藏中先集何藏
大德迦葉言當先集修多羅藏諸衆僧復言誰能誦
修多羅迦葉答言長老阿難多聞中第一一切修多
羅皆是阿難受持我等當問阿難集修多羅是迦葉
語阿難言汝今當說修多羅我等大衆當共結集而
說偈言

汝長老阿難 當知此法藏 是如來所造
汝力故能任 汝持佛法藏 如牛負重擔

如來持十力 取勝大勇猛 能令三有滅
佛法如醍醐 一切持法藏 皆悉已涅槃
唯今汝一人 受持佛法藏

是時長老阿難答言如是卽從座起於上座前立觀
一切衆僧而說偈曰

此大吉衆僧 離世尊一人 淨心不莊嚴
如虛空無月

乃至長老阿難從上座次第作禮禮已卽登高座而
便思惟有修多羅我親從佛聞有修多羅不親從佛
聞我於今者悉說如是我聞乃至大德迦葉語阿難

言長老應說修多羅在何處說而說偈言

大智皆勸請 佛子汝當說 佛初修多羅
在於何處說

時阿難答言波羅柰國爲五比丘初說修多羅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波羅柰國仙面鹿園佛語諸比丘此苦聖諦乃至廣說是時長老阿若憍陳如思惟我此衆中聞爲我等說修多羅如是至佛法不斷皆是初所聞法便生懊惱是時阿難見是事故亦生懊惱便下高座而在地坐復說偈言

三有無有力 猶如水中月 幻化芭蕉樹

復以智慧力 能知諸世間 是故捨生死
而入於涅槃 如大風倒樹

時五百阿羅漢皆除牀座露地而坐是時迦葉語諸比丘阿難所說是何修多羅乃至五百阿羅漢入三摩提從三摩提起而說言如是修多羅如是修多羅乃至廣說四種修多羅結集已竟衆僧復言我今欲集毗尼藏應當問誰大德迦葉答言長老優波離持一切律最爲第一我當問其欲結毗尼是時迦葉語優波離長老汝當說毗尼我欲結集答言如是佛於何處說波羅夷優波離答言於毗時國爲何人說爲

須提那迦蘭陀子如是廣說乃至第二法藏已竟摩訶迦葉復思惟我等自說智母是時迦葉語諸比丘云何說智母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正道四辯無諍智願智悉皆結集法身制說寂靜見等是說智母乃至大德迦葉已結集法藏而說偈言

已結經法竟 爲世間饒益 佛十方所說
是事不可量 世間無明闇 法燈能除之

是時長老阿難思惟佛世尊涅槃時有犯小罪教令除滅我今當白衆僧卽於上座前合掌而言我親聞

受佛說從今有犯小戒悉令放捨不復假持若衆僧同今便共捨旣無細罪諸衆僧等則安樂住是時大德迦葉語阿難言汝問世尊何者是細戒應捨何者非細戒不應捨於五篇中爲是第五爲是第四阿難答言我實不問何以故于時佛邊諸大比丘悉皆不問我時最小心無慚愧是故不問復次爲佛涅槃時懊惱是故不問時大迦葉語阿難言汝有罪過犯突吉羅如來臨欲涅槃從汝索水而汝以濁水上佛阿難答言我旣最小心無慚愧是時柯掘他江有五

百乘車而從江過車去未久我便取水是故水濁迦

葉又言如來須水汝何故不以鉢向天天自降水何爲取此濁水上佛是故汝今得突吉羅復次世尊有新袈裟色黃如金汝何故以足蹋之阿難答言非我無慚愧是時我處更無異人是故足蹋迦葉又言汝何故不執衣向天天當來捉是故汝今犯突吉羅復次佛時語汝若人能修四如意足能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令汝知之而佛如來常成就四如意足汝何故不請佛住世一劫若減一劫阿難答言大德迦葉不無慚愧時魔王迷惑我心是故不能請如來住迦葉語言此亦得突吉羅罪復次汝何故以如來陰藏相

示諸女人阿難答言大德非我無慚愧以陰藏相示諸女人時諸女人多諸愛欲若見如來陰藏之相便厭女身願求男身是故示之迦葉語言汝得突吉羅罪汝應當懺悔是時迦葉語諸比丘我等今當說七滅諍法及諸細罪諸比丘中或言衆學法是小或言四法是小或言九十事是小或言三十事是小或言乃至二不定是小或言若畱四重及十三僧殘餘一切捨外道當說沙門瞿曇其法斑駁若佛在世法則和合佛滅度後法亦散滅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隨其意欲受便受欲捨便捨佛說此言若有比丘不一

心受者當正心受戒若已受戒不得捨之依佛所說
悉皆受持若比丘如說受持善法增長無復退轉是
故依佛說一切諸戒悉皆受持

阿育王經卷第六

音釋

持梨哆呵囉哆

翻治國

毗雷多

翻增

毗雷博叉

翻不

鳩鞞羅

翻不

伽梵波提

翻牛

尸利沙

翻樹

畢波羅

延柯掘他

翻不

解

阿育王經卷第七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之一

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阿難
入涅槃阿難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付舍那婆私
入涅槃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入涅槃優波笈多付
絺微柯優波笈多在摩倫羅國教化弟子有成阿羅
漢者輒令投一四寸籌於石室中室廣十二肘長十
八肘自作誓言籌若滿室當入涅槃籌既滿已乃入
涅槃以法付囑弟子絺微柯絺微柯是滿室籌中最

後弟子優波笈多語絺徵柯言昔佛以法藏付囑迦
葉迦葉以付囑阿難阿難以付囑末田地末田地以
付囑和尚我今以此法藏付囑於汝付囑既竟却後
七日而入涅槃天人展轉相告滿閻浮提阿羅漢十
萬人和合共來供養學人及優婆塞優婆夷不可勝
數乃至涅槃時至身騰虛空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
下出火現十八變諸天世人莫不歡喜然後以籌而
自闍維爾時一千羅漢同入涅槃乃至絺徵柯受護
法藏迦葉因緣長老摩訶迦葉涅槃因緣爾時梯毗
梨迦葉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一切皆誦以願智令知

三藏受身證滅盡三昧得總持四辯與五百阿羅漢
結集法藏佛所說法次第付囑與諸勝人處處流布
常視讀誦勿令遺失於一切衆而爲饒益常自思惟
我年已大老死無常作此思惟依佛所說依力已受
善友受經法子已生以現佛恩少報佛恩誰能一切
悉報佛恩一切同學於法和合多時持身以攝世間
多時擔身已大疲極以臭身疲極涅槃時至而說偈
曰

已結修多羅 以修治道路 世尊之法語
處處廣宣說

復說偈曰

無慚愧已除 已攝有慚愧 已作自饒益

我涅槃時至

是時摩訶迦葉往至阿難處語長老阿難言世尊付我法藏付已而入涅槃我今欲涅槃以法藏付汝汝當受持爾時王舍城富有商主兒生以舍那衣覆是故名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入大海後歸於世尊法當修供養汝當教化令其出家汝當以佛法藏以付與之爾時摩訶迦葉以佛法藏付長老阿難付法藏竟作是思惟是我世尊大慈悲難作已作教化周遍無

邊功德以造此身世尊舍利處處供養我應入涅槃汝當自知是我可作無有別事復說偈言

是我世尊 摩訶慈悲 世尊舍利

我已供養 菩提三昧 之所出生

難作已作 最後供養

摩訶迦葉以神通力往四支微以第一恭敬禮拜供養八舍利塔亦復如是復入於龍宮以修供養譬如師子王入於池湖湖無有怖畏深大不動清淨無垢於彼佛牙供養已竟譬如龍王出於虛空一瞬眼頃至忉利天宮與帝釋及諸天歡喜供養供養既竟意

欲從彼而入涅槃是時帝釋見此事相語迦葉言念
於淨行常任山中以何意故而來至此此處孤獨無
有歸依是時梯毗梨摩訶迦葉語帝釋言憍尸迦我
樂看佛牙及佛天冠摩尼寶珠鉢多羅等是我最後
應爲供養復說偈言

爲說苦盡

是故我來

爲看佛相

是故我來

帝釋及諸天聞迦葉語一切懊惱恭敬彼故而以兩
手捧持佛牙以授迦葉迦葉頂受目不暫瞬以漫陀
羅華薄拘羅華牛頭旃檀周流那以此供養摩訶迦

葉語帝釋及一千諸天汝當修不放逸是時迦葉於
須彌山頂忽然不現還王舍城爾時長老迦葉以佛
法藏付囑阿難是時阿難日日隨從迦葉後行阿難
語迦葉言莫入涅槃是時迦葉告阿難言我今與汝
各隨所入爾時阿難早起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是阿
難以三可愛和合一者名可愛二者聞可愛三者色
可愛彼人見色不厭聞說法不厭迦葉亦早起著衣
持鉢入城乞食迦葉思惟我本有約入涅槃時當往
見阿闍世王是時迦葉入王宮內語看門人我今住
此欲見大王汝可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

眠須王眠覺當爲啓聞迦葉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
言王不可覺覺必大瞋瞋必治我長老迦葉語門人
言王若覺時汝當白王迦葉今來欲入涅槃故須見
王是時迦葉入城乞食乞食竟入鷄足山破山三分
於山中鋪草布地卽自思惟而語身言昔如來以糞
掃之衣覆蔽於汝乃至於彌勒法藏應住復說偈言
我以神通力 當持於此身 以糞掃衣覆
至彌勒佛出 以此故彌勒 教化諸弟子
爾時迦葉起三三昧一者如入涅槃竟被糞掃衣以
三山覆身如子入腹而不失壞乃至彌勒法藏應住

二者若阿闍世王來山應開迦葉思惟若阿闍世王
不見我身當吐熱血死三者若阿難來山當開是時
從三昧起捨命入涅槃入涅槃竟地六種動帝釋等
無數天人以天諸華供養迦葉身三山還合以覆其
身帝釋及諸天遠離故生懊惱卽說偈言

我等今日

遠離迦葉

心生懊惱

不能自勝

畢鉢窟天

衆難法生

摩伽陀人

生貧孤獨

一切世間

無有歸依

今此迦葉

第二佛滅

正法山墮

正法船動

正法樹落

正法海涌 魔王歡喜 攝受法亂

作如是語已忽然不現是時阿難入王舍城未出迦葉入涅槃長老阿難王舍城乞食竟思惟無常乃至阿闍世王眠中夢見其母姓滅驚此夢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迦葉向來欲見王當入涅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水灑王王得少醒往竹林中禮阿難足禮已復起懊惱啼哭說言我今聞長老摩訶迦葉入涅槃阿難答言大精進已入涅槃爾時阿闍世王語阿難言看迦葉身我欲供養阿難將王至鷄足山上是時阿難見諸羅刹護迦葉身阿闍世王亦如是

見又見天華覆迦葉身見已舉手拍頭以一切身接足作禮如象觸樹倒禮已便欲覓薪以闍維之是時阿難語言大王今何所作王答言我欲燒迦葉身阿難答言莫燒莫燒此身神力所持乃至正覺彌勒佛九十六千萬弟子圍遶來至此處取迦葉身現諸弟子時彌勒說言此迦葉是釋迦牟尼弟子少欲知足最爲第一又結集釋迦牟尼法藏復說偈言

此仙比丘迦葉氏 釋迦牟尼大弟子

最勝善見益世間 是其受持彼法藏

是時彌勒弟子生念彼時人身小釋迦牟尼身爲如

是爲當大是時彌勒佛見其弟子面語言摩訶迦葉
身糞掃僧伽梨是釋迦牟尼世尊僧伽梨衣彼弟子
聞已憂愁故九十六千萬弟子當得證阿羅漢果復
得受持戒行功德復次於山頂當起塔阿闍世王還
其城內是時三山還合更覆其身阿闍世王卽於山
上更復起塔以種種香華供養

阿難因緣

爾時長老迦葉入涅槃時阿闍世王禮阿難足說言
長老佛入涅槃我不見長老摩訶迦葉入涅槃亦不
見若長老欲入涅槃願來見我阿難答言如是乃至

舍那婆私商主從海而還舍那婆私以其寶物安置
室內往竹林中是時長老阿難於講堂門立爾時舍
那婆私往阿難所到已禮足於一處坐舍那婆私語
阿難言長老當知我從海中安隱得還今欲於佛寺
一切衆僧作五年功德大會今佛何處阿難答言世
尊已入涅槃舍那婆私聞已悶絕躡地傍人以水灑
之少時得醒乃說言長老舍利弗何處入涅槃如是
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等何處入涅槃問已復言長
老我欲作五年功德大會阿難言隨汝意作乃至廣
說作大會已阿難語言汝已於世尊法藏作五年功

德竟今日當作以法攝受舍那婆私答言長老云何
教我是時阿難語舍那婆私汝當於佛法藏出家舍
那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爲其出家受具足戒乃
至究竟第四羯磨舍那婆私復受大受我當至死著
舍那衣長老阿難受持八萬四千法門乃至佛所說
諸羅漢所說舍那婆私悉能受持具足三明通達三
藏爾時長老阿難住於竹林是時有一比丘誦斯伽
陀

若人百年生 不見水白鷺 若人一日生
能見水白鷺 是有智慧 各勝彼百年

是時阿難將其遊行聞彼所說而語言汝誦此偈非
佛所說當言若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
滅是人有智勝彼百年復次二人謗佛一者不信瞋
恚故謗二者雖信不如法受持修多羅義亦各謗佛
如人無足無口此人無用娑底阿栗多此二人不能
善受修多羅義亦如是復說偈言

癡人不聰慧 其爲無可用 聰慧不受法
其慧則爲毒 正智聞可說 則得解脫果

是時彼誦偈比丘還其師所說阿難言世尊所說若
百年生不見生滅若一日生能見生滅勝彼百年彼

師語弟子言阿難已老其念無力復說偈言

若人老至

失其念力

智慧身力

一切皆老

復語弟子依汝所誦莫從彼語乃至阿難復往其所
聞說本偈長老阿難語言我已語汝此非佛說彼答
阿難我師說言阿難已老其念無力阿難思惟欲往
其師所爲說此義復觀其心受我語不卽見其心不
受此義復更思惟有餘比丘能爲說不亦不見人能
爲其說阿難念言若佛在世我當白佛及舍利弗目
犍連迦葉等今佛等悉入涅槃我今亦欲隨入涅槃

以佛力故法住千年復說偈言

如彼諸仙人

悉皆已過去

我今與彼等

無有差別相

今我自思惟

猶如鳥隨風

彼已入涅槃

能除諸垢結

於世間爲燈

爲除無明闇

除彼大精進

無量律儀者

今唯我一人

如林餘一樹

是時阿難付囑舍那婆私復說世尊付法藏摩訶迦
葉竟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囑我竟入涅槃今我欲入
涅槃此佛法藏應當受持守護於摩偷羅國有山名
優流漫陀摩偷羅國有長者生二子一名那哆二名

婆娑是佛所說於彼山中應當起寺復有摩偷羅國
賣香商主名笈多笈多當生見名優波笈多汝當教
化令其出家其是世尊所記無相佛我涅槃百年後
當作佛事是時舍那婆私答言如是長老阿難已付
法藏於舍那婆私竟早起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
阿難思惟我有約入涅槃時當往見阿闍世王是時
阿難卽入王宮語看門人我今住此欲見大王汝可
入宮白王令知門人答言王今正眠須王眠覺當爲
啓聞阿難語言汝可覺王門人答言王不可覺覺心
大瞋瞋必治我長老阿難語門人言王若覺時汝當

白王阿難今者欲入涅槃故來見王是時阿難入城
乞食乞食竟卽自思惟若我於此入涅槃阿闍世王
不以身分與毗舍離人毗舍離人於阿闍世王必
當相瞋若我於毗舍離國入涅槃毗舍離人必不以
我身分與阿闍世王阿闍世王於毗舍離人必復相
瞋是故於恒河中我入涅槃是時長老阿難往恒河
處阿闍世王於眠中夢見繖柄折而繖不墮驚此夢
故怖畏起覺門人白王阿難向來欲見大王當入涅
槃王聞其言悶亂墮地傍人以水起王是時王得少
醒卽自思惟長老阿難欲於何處當入涅槃是時有

林中天語阿闍世王言長老阿難佛法王子守護法
藏其以作心令三有滅以寂靜意往毗舍離國爲涅
槃故是時阿闍世王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河岸
毗舍離國復有天人說偈語毗舍離人言

此仙阿難陀 以除無明闇 於世間多人
等起慈悲心 入毗舍離國 爲欲入涅槃

是時毗舍離人離車毗復集四種兵象馬車步往恒
河岸是時阿難上船往恒河中阿闍世王來揖阿難
合掌說偈

佛子入涅槃 於三世間等 佛面如蓮華

今已入涅槃 汝是我等歸 不應捨離我
是時毗舍離人禮阿難足合掌說言汝於此處人天
所念而今欲滅瞿曇於此世間最勝自在眼如蓮華
爲饒益孤獨故應當攝世間長老阿難作是思惟若
我入摩伽陀國離車毗人當懊惱若我入毗梨時國
摩伽陀王復當懊惱我於今日當思所宜旣已知時
卽說偈曰

以半功德法 與摩伽陀王 復以半功德
與離車毗衆 如是此二人 當正修供養

長老阿難於涅槃時大地六種震動爾時於雪山有

一仙人五通具足共五百弟子彼仙思惟何故地動
其見阿難欲入涅槃乃至共五百弟子往阿難所到
已禮足合掌說言我於長老當得佛所說法及出家
具足修清淨梵行長老阿難生念我一切弟子應當
來生此念時五百弟子阿羅漢一切來集長老阿難
卽以神力轉此大地乃至仙人及五百弟子出家受
具足於第一羯磨仙人及五百弟子得須陀洹果於
第二羯磨得斯陀含果於第三羯磨得阿那含果於
第四羯磨除一切煩惱得阿羅漢果仙人及弟子於
恒河中出家是故名末田地是時末田地作所作已

禮阿難足說此言如世尊最後與須跋陀出家須跋
陀前入涅槃我不樂見和尚涅槃和尚亦當聽我前
入涅槃長老阿難語末田地言世尊付摩訶迦葉法
藏入涅槃摩訶迦葉付我入涅槃我今欲涅槃此法
藏汝應受持佛已說罽賓國第一坐禪寺我入涅槃
百年後當有比丘名末田地是其應持法藏入罽賓
國是故汝應將法藏入彼國末田地答言爾長老阿
難付法藏與末田地竟現神通力作十八變於虛空
中行任坐卧入火三昧入三昧竟從其身中出種種
色青黃赤白或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身上出水身

下出火是時阿難其身端正譬如名山出清流水及
種種華阿難思惟欲分此身半與摩伽陀王半與離
車毗衆是時以神通力遂檀越心以智慧金剛破其
身山半與摩伽陀國半與毗舍離衆乃至阿難入涅槃
阿闍世王與諸天人供養半身毗舍離人復供養
半身有二塔一在王舍城一在毗舍離

末田地因緣

是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末田地思惟我和尚教我將
佛法藏入罽賓國時末田地往罽賓國坐於繩牀更
復思惟此罽賓國龍王所領若不伏之不來我界應

入如是三昧以三昧力令罽賓國六種震動乃至龍
王不能自安於是龍王至末田地所時末田地入慈
三昧龍王興風吹袈裟角不能令動復起雷雨末田
地神力變其雷雨皆成天華優鉢羅拘牟頭分陀利
華等悉皆墮地乃至復以種種器仗欲害末田地復
以神力變其器仗亦成天華復以大山壓末田地復
變大山而成天華即時空中而說偈言

大風吹動

不移衣角

雷雨器仗

變爲天華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融消

無有遺餘

入慈三昧

火不能燒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於是龍王驚恐往末田地所說言聖人教我何作末田地言此處與我龍王答言不可得也末田地言此處佛所記當起最勝坐禪處各罽賓國龍王復言此是佛所記耶末田地答言如是龍王復言欲得大小地耶末田地言欲得如牀處龍王言如是我與是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廣其坐處如兜率盧那茂阿覆此大地龍王復言幾人相隨末田地言有五百阿羅漢龍王復言若五百阿羅漢少一人者當奪住是時末田地自思惟乃至法藏當有五百阿羅漢不其見不

減乃至過數答龍王言如是長老復言若有受施應有檀越我欲將白衣入罽賓國龍王答言如是是時末田地將衆多白衣入罽賓國立聚落城邑諸白衣語末田地言我今於此云何自活時末田地以神通力將諸白衣入捷陀摩陀那山至已諸白衣掘取宮又摩還罽賓種是時香醉山中諸龍王瞋末田地教化降伏諸龍王問末田地世尊法藏住當幾時末田地答言經一千年諸龍王作約至佛法住聽住彼國末田地答言如是時末田地取鬱金香至罽賓國種乃至世尊法藏住是時末田地廣布法藏現種種神

力與諸檀越共學佛法令其解悟然後涅槃如水滅
火以牛頭栴檀種種香木闍維其身收其舍利爲之
起塔

舍那婆私因緣

爾時長老阿難入涅槃時舍那婆私往摩偷羅國於
中路有寺名貧陀婆那舍那婆私住寺一宿寺有二
老比丘論議說偈

無犯第一戒 擇法第一聞 是比丘謂是

舍那婆私說

時舍那婆私語二比丘汝所說義非我所說正法和

合是我所說長老先過去世於波羅奈國有一商主
與五百估客欲入大海於其中路見辟支佛病商主
畱諸估客看辟支佛以醫所說藥商主親自料理時
辟支佛病得小瘥爾時商主取舍那衣衣本麤澁更
浣染治令其軟滑浴辟支佛以衣施之白言世尊此
衣麤澁世尊浴竟願納受之辟支佛答言善男子我
老隨舍那婆私出家以此衣覆我身得聖法今著此
衣至入涅槃商主白言莫入涅槃乃至我入海還當
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供養世尊至未入涅槃我今
入海不得住此辟支佛言我今不得不入涅槃汝已

大作功德當生歡喜時辟支佛卽爲商主現十八變
現神變已卽入涅槃商主供養其身作此誓願我於
此比丘修諸功德以此善根如其所得我當得之時
商王者我身是也是故我今值最勝師令我得道我
著舍那婆私衣於世尊法藏出家以舍那婆私覆身
得道以舍那婆私覆身入涅槃我當著舍那婆私於
白衣處亦著此衣是故我名舍那婆私我受具足第
四羯磨竟復受大受乃至未入涅槃恒著舍那婆私
是故復名舍那婆私是時長老舍那婆私次第行至
摩偷羅國往優流漫陀山坐於繩牀優流漫陀山有

二龍王兄弟與五百諸龍相隨舍那婆私思惟我不
伏之不得教化卽以神力動山二龍王瞋往舍那婆
私處起疾風雨及以出火舍那婆私人慈三昧能令
風雨及火不近其身變其水火悉爲天華謂優鉢羅
華拘牟頭分陀利華等悉皆墮地復起雷電亦以神
力變其雷電皆成天華復以種種器仗欲擲舍那婆
私亦以神力變爲天華復以大山欲壓舍那婆私亦
變大山而爲天華卽時空中而說偈言

暴風疾雨

不能爲害

雷電器仗

變爲天華

譬如雪山

日光所照

悉皆融消

無有遺餘

入慈三昧

火不能燒

器仗毒害

不近其身

於是二龍王往舍那婆私處自言聖人教我何作舍那婆私答言我欲於此山中起寺汝當聽我龍王答言不可得也長老言世尊已說我入涅槃百年後於大醍醐山寂靜最勝處當起寺名那哆婆哆龍王復言世尊已記耶長老答言如是龍王言若世尊已記我聽是時長老思惟觀察那哆婆哆寺檀越爲生已未見其已生時舍那婆私早起著衣持鉢入偷羅國乞食乞食已往那哆婆哆檀越處至已語檀越言善

男子汝當與我金錢我欲於醍醐山起寺那哆婆哆兄弟二人語舍那婆私我不能也長老語言佛已記汝二人於大醍醐山當起寺二人答言若佛所記我當起寺乃至二人於山起寺服飾等物悉皆具足故名此寺爲那哆婆哆

阿育王經卷第七

音釋

鞞

頻眉切

窈

奴侯切

掘

其月切

蹋

達合切

瞬

輪閏切

瞬

目動也

迦葉

龜翻

阿難

翻歡喜

末田地

翻中

舍那婆私

翻衣

優波

翻約

優波

翻約

笈多

龜翻

絺微柯

翻女

四支微

翻音

處轉法輪處涅槃處

音知荷切

生處成道

音知荷切

生處成道

音知荷切

漫陀羅華

翻華

薄俱羅華

翻曲華

牛頭梅檀周流那

翻未香

斯伽陀

翻不

娑底

翻生

阿栗多

翻無患子優流漫陀

翻大

那哆

翻無

婆娑

翻軍

究塗盧那茂阿

翻不解捷陀摩

陀那

翻醉山

宮叉摩

翻金香

貧陀

婆那

翻叢林

浮度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阿育王經第六合七卷共計字一萬二百五十

箇該銀伍兩一錢三分
武林釋大能對上元王自謙書李再興刻
萬曆庚戌歲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阿育王經卷第八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佛弟子五人傳授法藏因緣品第七之二

優波笈多因緣

爾時舍那婆私於大醍醐山起寺已即便思惟賣香
商主名笈多生已未生見其已生其兒名優波笈多
世尊所記無相佛我入涅槃百年後能作佛事生已
未生見其未生舍那婆私以方便力教化賣香商主
令其精進時舍那婆私一日多將弟子入其家別日
與一弟子入其家復於一日獨入其家笈多當作佛

事見舍那婆私獨來其家問言聖人何故獨無弟子
隨從長老語言我是老人何得有人隨從於我若
人樂精進出家則有隨從笈多語言我樂在家受五
欲樂不能出家若我生兒當隨長老老言如是如
是恒作此願勿令退失乃至笈多生兒名阿波笈多
至其長大舍那婆私往至笈多所語言汝先有願若
我生兒當與長老今兒已生此兒有德汝當聽其隨
我出家笈多言我今唯有一兒若第二兒生當與長
老時舍那婆私思惟此兒是優波笈多不見其非是
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二兒生名陀那笈多至其長

大舍那婆私往笈多處語言汝先願第二兒生當與
我今兒已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長老勿
瞋我有二兒共治家業一令覓物一令守護若第三
兒生當與長老舍那婆私復更思惟此是優波笈多
不見其非是語笈多言如是乃至第三兒生端正好色
甚可愛樂過人之色不及天色是故名爲優波笈多
是兒長大其父畱之以法治生多獲其利時舍那婆
私往笈多處語言善男子汝先願第二兒生當以與
我今兒已生汝當聽其隨我出家笈多答言我當作
誓令其治生若長若退不得出家不長不退乃聽出

家是時魔王令摩倫羅國一切人衆悉買其物令其
得利乃至舍那婆私往笈多所時優波笈多正在賣
香長老語言汝心心法生云何爲善云何爲惡優波
笈多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爲善云何爲惡長
老語言若心心法與貪瞋癡相應是名爲惡與不貪
不瞋不癡相應是名爲善乃至長老復於異時更往
優波笈多所語言善男子汝云何心心法生爲善爲
惡答言我今不知心心法云何爲善云何爲惡長老
言汝今欲知心心法爲善惡者若能受道除心心法
惡我當作事時長老以黑白土爲丸而語之言若汝

黑心起取黑丸若白心起取白丸當作不淨觀如所
說念佛應當思惟是時優波笈多欲作善心心法而
取多黑丸乃至不得一白丸復更思惟取二分黑丸
一分白丸復更思惟取半黑丸半白丸復更思惟取
二分白丸一分黑丸復更思惟乃至一切白心起悉
取白丸是時摩倫羅國有姪女名婆娑婆達多其有
一婢往優波笈多處買香多得香還其王問言汝於
何處得此多香將不於估客偷此香來婢答言有賈
客名優波笈多形色具足言語微妙以法賣物其主
聞已於優波笈多起姪欲心復令其婢至優波笈多

處汝當語彼云我欲與汝共相娛樂乃至其婢白優
波笈多優波笈多言汝可答彼我今相見未是其時
婢還白其主其主云彼不能以五百銀錢與我是故
不來復令婢往而語之言我不須錢但須汝來共相
娛樂其婢復往優波笈多所說其此言優波笈多猶
答言我今相見未是其時乃至別有長者子往婆娑
婆達多所復有一商主從北天竺來將五百疋馬及
種種物至摩偷羅國至已問摩偷羅國人此國何處
有第一端正女人國人答言有姪女第一端正名婆
娑婆達多商主又言我今欲以五百銀錢及種種寶

物住至其處是時姪女貪其物故殺長者子取其身
骸置不淨處與後商主共相娛樂是長者子親善知
識於不淨處覓得身骸往白國王國王語言汝可取
彼婆娑婆達多截其手腳及以耳鼻散置野外乃至
如王教令截其手腳散置野外是時優波笈多聞婆
娑婆達多手腳被截散在野外即便思惟我於本時
不樂見之共受五欲今時欲見觀其手腳及其耳鼻
復說偈曰

昔以最勝衣 及種種寶飾 如是等眾具
莊嚴於其身 若人樂解脫 欲厭離於世

是時不當見 寶飾莊嚴身 今時應往觀

無慢無歡喜 其色還本相 視之生厭離

爾時優波笈多將一小兒捉纖隨從行至野外是時其婢憶念其恩住其身邊驅逐烏鳥不令侵啄乃至其婢語之先數遣喚優波笈多其人今來起欲心耶其主聞之即便說言我好形容今已毀壞實爲大苦於此地上爲血所汗舉身皆赤我身如是云何見之而起欲心語其婢言我手腳耳鼻集之一處無令得見乃至其婢集在一處以衣覆之是時優波笈多至已對婆婆婆達多立而觀之婆娑婆達多見優波笈

多語言聖善至昔時我身堪受五欲于時遣使而言非時今手腳被截在血泥中何故而來復說偈言

前時之身 猶如蓮華 大價寶衣

以爲莊嚴 而無功德 故不見汝

我今如此汝何故來卽身離莊嚴離歡喜血爲塗香見之驚惋優波笈多答言我今非是起欲心來爲見貪欲想及不淨想是故我來復說偈曰

以諸寶衣 及種種華 莊嚴汝身

見者心亂 一切衆人 有欲見者

以無物故 而不得見 今汝此身

散在諸處 一切衆人 無不見者
色還本相 離於莊嚴 臭處如是
屍骸共住 身薄皮覆 以血灌之
薄皮覆身 以肉泥之 千脉纏縛
處處周遍 此身如是 云何起愛
復說姊妹 外可愛色 世間人見
起於欲心 若知其內 卽得解脫
貴賤尊卑 皆有臭屍 愚者見之
起於淨見 智者見之 起不淨見
此身晁穢 是不淨處 以種種香

用以熏身 此身可惡 垢膩膿血
種種衣服 以自莊嚴 身不淨篋
以水淨之 愚夫罪人 愛著此身
若有人聞 佛說善法 隨從受持
厭離五欲 樂解脫心 入寂靜林
依道爲筏 渡有彼岸
婆婆婆達多聞其言深畏生歎聞佛功德轉變其意
樂於涅槃卽便說偈答優婆塞多

如是如是 如汝所說 汝實智慧
有大慈悲 今當更說 如來妙法

乃至優波笈多次第說法所謂四諦優波笈多更觀
其身觀其身竟得厭欲界以自說法故通達四諦得
阿那含果婆娑婆達多得須陀洹果是時婆娑婆達
多語優波笈多言善哉善哉摩訶薩埵以汝力故覆
三惡道大苦惱處開發天堂涅槃之道復次如來應
等正覺及以法僧我今歸依復說偈曰

我往歸依佛 兩足第一尊 佛眼若青蓮

天人中可貴 清淨離欲法 無上應真僧

乃至優波笈多以說法故令其歡喜還歸本處去已
未久婆娑婆達多即便命終生於天上是時諸天爲

摩偷羅國人說其生天諸人聞已供養其身是時長老
舍那婆私往笈多所語言汝當聽優波笈多隨我
出家笈多答言我先有約令其治生不利不銳乃聽
出家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以神通力令其治生不利
不銳是時優波笈多卽自思惟稱量算計不利不銳
舍那婆私更至笈多所而語言汝此兒是佛所記我
入涅槃百年後當作佛事汝當聽其隨我出家乃至
笈多聽其出家是時長老舍那婆私將優波笈多往
那哆婆哆寺與其出家受具足戒至第四羯磨除一
切結得羅漢果是時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言善男

子汝佛所記我入涅槃百年後有比丘名優波笈多
無相佛當作佛事如是再說佛弟子中教化第一善
男子汝當作佛法饒益優波笈多答言如是舍那婆
私教其說法摩偷羅國一切人民聞有比丘名優波
笈多無相佛當說法無量千人皆欲往聽乃至長老
優波笈多入三昧思惟見佛說法處四衆圍繞如半
月形復更思惟世尊說法次第云何卽見次第謂欲
味欲過欲出及四信等如是次第乃至涅槃優波笈
多亦如是說法是時魔王於大衆中雨於眞珠以亂
人心衆人亂故無有一人能見四諦優波笈多見衆

心亂卽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亂衆心卽見知是魔王
所作至第二日倍多人來優波笈多更次第說四諦
眞法是時魔王復更雨金以亂衆心無有一人能見
四諦優波笈多見衆心亂卽自念言誰作此事以亂
衆心卽見知是魔王所作至第三日復倍多人來優
波笈多復更說法是時魔王更雜雨珠金及作天妓
樂是人衆人未得離欲見色聞聲其心變動不復聽
法是時魔王卽以華鬘繫優波笈多項乃至優波笈
多思惟誰作此事卽知是魔王所作優波笈多生意
此魔王於世尊法藏常作亂事何故世尊不教化之

卽自思惟是我可化佛記於我爲無相佛教化人攝受故乃至思惟今欲化之是其時不卽見魔王受化時至是時優波笈多取三死屍一者死蛇二者死狗三者死人以神通力變三死屍以作華鬘往魔王處魔王見優波笈多生大歡喜優波笈多已受我化卽便以身欲受華鬘優波笈多自手縛之卽以死蛇繫其頂上死狗死人繫其頸下優波笈多語魔王言如汝先以非法之華以辱於我如是我今還以死屍繫縛於汝汝今已與佛子和合若有神力可以現我譬如大風能動海水以爲波浪而不能動摩羅耶山是

時魔王欲脫死屍用力極多而不能脫譬如蠅子不能移山魔王瞋忿上昇虛空而說偈曰

若我自不能 從頸脫死屍 有餘天能脫
其力則大我

長老優波笈多復以偈言

汝往歸依梵 及日月帝釋 入火及大海
不燦爛不脫 我以此死屍 繫著於汝頸
神力之所作 無有能脫者

爾時魔王往摩醯首羅及帝釋等三十三天四天王爲脫死屍而不能得復往入梵天處大梵語言善男

子十力弟子神力所作誰能脫之如大海岸水不能
破復說偈曰

如蓮華緣

縛於雪山

有能稱舉

此不爲難

神通之力

死屍繫身

我今不能

爲汝脫之

若我諸天

所有之力

不及如來

弟子之力

譬如餘光

不及火光

如此火光

不及日光

魔王說言云何教我所作我於今者當歸依誰大梵
語言汝今速往歸依優波笈多如人於此地墮卽於

是地得起汝今從其神力墮還從其神力起是時魔
王方知佛子神力爲大卽便思惟復說偈言

若梵王歸依

佛弟子法藏

誰復能思量

如來之神力

如來之神力

實能降伏我

但以慈悲故

是故不降伏

我今已知佛力不復廣說復說偈言

今我已知

世尊慈悲

心離煩惱

譬如金山

我無明故

處處亂佛

處處作惡

而不降伏

爾時欲界主魔王無逃避處離優波笈多而思惟卽

捨慢心往優波笈多處禮其足說言長老我從菩提樹間乃至今日於世尊所起種種惡無量無數復於娑羅國婆羅門舍佛往彼處令不得食是我所作我所作惡佛亦不瞋我或時化作龍蛇惡鬼種種可畏以怖世尊亦不瞋我長老今日無有慈悲令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見怪笑令我羞愧優波笈多言汝無智慧不能思惟欲以如來慈悲功德比於比丘譬如芥子比須彌山無異螢火等彼日光取一掬水同於大海如是沙門慈悲不得比十力慈悲佛以是因緣汝所作罪佛忍受之魔王言佛斷一切惑除一切

疑有大忍辱我以煩惱惡故常欲惱佛世尊以慈悲覆護於我以是故佛不伏我長老當說優波笈多答言善男子汝今當聽汝於佛所多作衆惡種不善法除於如來生敬信心無以除滅是故佛見當來久遠不伏於汝復說偈言

汝心少敬重 如來則發起 從小增長大

當得涅槃果 汝所作衆罪 今但略說之

當以念慧水 洗除煩惱垢

爾時魔王念佛舉身毛豎如歌曇婆華復說偈言

我多種種 苦惱世尊 世尊不瞋

我願相應

如見罪過

父不責之

爾時魔王多時思惟佛恩以念佛故令其心冷禮長老足而說偈言

長老今日

已攝受我

能令於我

恭敬世尊

今以死屍

繫縛我頸

以爲莊嚴

唯願大仙

以慈悲力

爲我脫之

長老優波笈多言若能約當爲汝脫之魔王問言云何爲約優波笈多言汝從今去莫惱比丘魔王答言如是如是復當云何教我所作長老答言世尊法

藏當廣流布是我所作是時魔王驚而復說教我所作長老答言汝今當知如來入涅槃百年後我時出家世尊法身我已得見世尊色身我所未見汝今爲我所攝受故如來色身汝當現我我於今者更無所樂唯樂見佛身魔王偈答

當共作約

若見我作

如來身色

不得見禮

此是一切

智恭敬故

長老禮我

我當自滅

今無有力

擔聖人禮

如伊蘭芽

不能勝持

象牙所擔

故先共約

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我。不禮汝魔王。復言。小待須臾。乃至我入林中。猶如往昔。有一長者。名曰首羅。我於爾時。欲亂彼。故作佛身金色。晃耀圓光。一尋猶如日光。如是色身。不可思議。我今故作。令人見者。悉生信樂。是時長老優波笈多答言。如是。卽爲除三種死屍。爲欲見於如來色。故是時魔王。卽入林中。化作佛身。作佛身。竟從林而出。譬如女人入屏帳裏。種種莊嚴。莊嚴。旣然後。乃出。如來色相。無有譬喻。令人見者。無不歡喜。譬如采畫。有種種色。爾時魔王。以變化色。莊嚴林。竟又復化作舍利弗。以置右邊。作目。

捷連以置左邊。復作阿難持鉢。在後摩訶迦葉阿菟樓駄。須菩提等一千二百五十諸大聲聞。圍遶化佛。如半月形。作是化已。往至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見佛身色。生歡喜心。卽從座起。觀佛色身。自不暫捨。卽說偈言。

無常無慈悲 破壞如來色 如來無常故
減色入涅槃

優波笈多緣念佛。故心不能捨我。今見此化身。見眞佛無異。一心合掌。略以偈讚。

面勝於蓮華 眼勝優波離 色勝衆華林

亦勝於眞金 可愛過於月 光明過於日

智深過於海 不動過須彌 行勝師子王

眼瞬勝牛王

復次歡喜滿心大聲而說

以心清淨業 今得此妙果 以自業所造

不由他所作 無量無數劫 修淨身口業

具足行六度 莊嚴不障身 見者皆歡喜

冤家亦生愛 我今見如來 云何不歡喜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念佛故不覺是魔以一切身禮
魔王足譬如大樹根折躡地爾時魔王驚而說言長

老今者不應乖約長老答言云何爲約魔王言先共
作約若我作佛不應作禮云何於今而見禮耶長老
從地起小聲答言我非不知如來涅槃如水滅火但
見如來其色微妙是故作禮不禮汝也魔王問言汝
一切身分頂禮我足云何而言不禮我耶優波笈多
言我不禮汝亦不乖約汝今當聽譬如以土爲佛若
敬禮者但作佛想不作土想我今見汝但作佛想不
作魔想爾時魔王卽捨佛形供養優波笈多還歸本
處尅後四日魔王卽自打鐘令一切人悉皆聞知若
欲生天及得涅槃皆應往優波笈多所諮受正法若

有人未見佛者當往觀優波笈多於是魔王說偈言
若人於富貴 不樂於貧窮 若樂天上樂
及大涅槃樂 悉當聽受法 思惟其義趣
若人未曾見 最勝兩足尊 大師有慈悲
自然得聖法 悉皆應當往 優波笈多所
此人爲世間 而作於燈明
爾時此聲遍滿摩偷羅國優波笈多降伏魔王已摩
偷羅國諸婆羅門等一切人民皆往優波笈多所時
優波笈多坐師子座爲衆說法心無所畏猶如師子
卽說偈言

若人無有智 不登師子座 山狗登高座
深生大怖畏 如師子無畏 摧伏外道論
若能如是者 堪登師子座

是時優波笈多初所說法已次第說所謂四諦是時
無數人有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乃至一
萬八千人出家思惟坐禪精進修道得阿羅漢果於
大醞醐山有石窟長十八肘廣十二肘是時諸弟子
已作所作竟長老優波笈多語諸弟子諸弟子中我
已教化證阿羅漢果得阿羅漢者取四寸籌置石窟
中乃至一日中有萬八千阿羅漢取籌置石窟中是

時乃至海邊大地廣聞名聲知摩倫羅國有優波笈
多教化第一佛之所記

舍那婆私得道因緣

爾時舍那婆私與優波笈多出家竟優波笈多教化
降伏魔王已爲攝受衆生故舍那婆私思惟攝受正
法已竟我今欲向罽賓國受三昧樂世尊所記罽賓
國是第一坐禪處是時舍那婆私卽往彼處入於石
窟受三昧樂有清淨涼風以吹其身卽得阿羅漢果
受解脫樂而說偈言

著舍那婆私 觸五種三昧 於最勝山中

端坐入禪定 令風中出聲 遍告罽賓國
是舍那婆私 今已得道樂 以清淨自誓
得無漏解脫 今舍那婆私 自說如是偈
阿育王經卷第八

音釋

阿波笈多

翻不護

陀那笈多

翻實護

婆娑婆達多

翻天主與

摩羅耶山

翻離垢山

歌曇婆華

翻不

經集卷八

阿育王經卷第九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一

虎子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大醴醐山那婆婆寺
去寺不遠有一虎生子不能覓食飢餓困苦即便命
終優波笈多以精進慈悲與虎子食優波笈多有五
百弟子未得道果白其師言云何乃與難衆生食其
師答言善男子爲解脫因故彼弟子聞心生疑怪難
處衆生云何而得解脫因緣彼諸虎子壽命短促將

欲近死優波笈多語虎子言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
我涅槃寂靜爾於我所當生信心於畜生道應生獸
離時彼虎子於長老所心生信敬生信敬已卽便命
終於摩偷羅國生於人中乃至七歲優波笈多教化
令其出家於七年中得羅漢果以神通力採種種華
供養優波笈多是時優波笈多與諸弟子而自圍遶
羅漢弟子從空中來卽住其前彼未得道五百弟子
白其師言此我同學其年尚少云何已得神通功德
時師答言此是先虎子汝先所問云何與此衆生食
者爲見我聞法故今得此果時優波笈多卽爲五百

弟子說法於是五百弟子深生慚愧斷除煩惱得阿
羅漢果

牛味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男子於佛法出家常畏生死而不得
涅槃生心念言誰能說法教化於我若有人能說法
教我當得涅槃其聞摩偷羅國世尊所記教化最勝
弟子各優波笈多聞已往摩偷羅國至優波笈多處
到已禮足合掌白言長老佛已涅槃長老今者應作
佛事爲我說法是時優波笈多見其後身畏生死苦
復見其身從遠處來羸瘦疲極語言善男子消息汝

身其本所食唯食乳酪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而無乳酪優波笈多教其從別路行彼路中遇見衆多女人持乳酪漿酥等欲從他國入此國彼諸女人卽問長老何故羸瘦答言姊妹我生南天竺恒食乳酪此摩偷羅國有種種飲食無有乳酪是故羸瘦時彼女入於數日中人人各與乳酪酥等令其肥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彼勤精進卽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語言汝取一籌著石窟中卽便受教

南天竺人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人姪他婦恒往他家其母不聽而語

之言若人爲此惡行則無惡不作其人生瞋卽害其母害已往至他國至彼國已不得具足五欲以不得故深生憂惱卽於佛法出家通達三藏成就多聞與諸弟子圍繞共至摩偷羅國那婆娑寺優波笈多處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之見其害母以罪重故不能見諦不得道果雖復遠來不相慰問時彼比丘心懷羞愧從此遠去優波笈多五百弟子未得道者見是事故於其師所不生歡喜作是思惟和尚少智見老比丘其心闇鈍而爲說法今此比丘聰明智慧善通三藏眷屬隨從而不爲說是時優波笈多見弟子

意於其起瞋又見其心應爲和尚舍那婆私教化降
伏是時舍那婆私住罽賓國觀優波笈多其今教化
作佛事不卽見其五百弟子心生瞋惱不敬其師見
已思惟優波笈多何故不教化之又復深觀見其非
是優波笈多之所能化應是我化時舍那婆私以神
通力往至彼寺優波笈多遊行出外舍那婆私卽入
其寺鬚髮皆長其衣麤弊優波笈多諸弟子等見已
說言無知老人從何所來入我師寺前聰明比丘通
達三藏和尚尚不爲其說法汝今老鈍豈當爲說是
時舍那婆私入寺已於優波笈多眠處坐優波笈多

弟子見已而瞋以手曳之而不能動猶如須彌卽欲
罵之而聲不出乃至白優波笈多言有一貧老比丘
入和尚寺坐和尚牀優波笈多答弟子言除我和尚
無有能坐我牀是時優波笈多還寺已以最勝恭敬
供養和尚舍那婆私自取小牀於師邊坐乃至優波
笈多弟子思惟若此比丘是和尚師然其智慧猶不
及我和尚時舍那婆私見其意卽便思惟云何方便
爲彼除慢見已自舉右臂手出牛乳告優波笈多善
男子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和尚言我今不識此
三昧名和尚語言名龍頻呻三昧第二時復更出乳

復問言此三昧云何優波笈多答言我今不識此三昧名和尚語言此名青和合覺支三昧乃至廣說諸三昧優波笈多語和尚言是我智慧境界和尚則說非我境界則不說之乃至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是三昧佛智受持辟支佛不聞其名是三昧辟支佛智慧受持舍利弗不聞其名是三昧舍利弗智受持目犍連不聞其名是三昧目犍連智受持摩訶迦葉不聞其名是三昧我和尚智受持我不聞名舍那婆私又言善男子我涅槃時此三昧法一切皆失又世尊本生有七萬七千名亦復皆失一萬阿毗曇

法亦復皆失是時優波笈多諸弟子聞此懊惱即便思惟此比丘智慧勝我和尚卽滅憍慢舍那婆私敎化說法彼諸弟子悉得阿羅漢果爾時長老舍那婆私語優波笈多善男子世尊付法藏與摩訶迦葉入涅槃摩訶迦葉付和尚入涅槃和尚付我入涅槃我今付汝當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於此摩倫羅國有人當生名絺徵柯其當出家此法藏當付之乃至長老舍那婆私付優波笈多法藏竟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四威儀入火三昧入三昧竟有種種華青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

出水其身端嚴譬如有山一邊出水一邊出火舍那
婆私以種種神力令諸比丘及諸檀越心得開解作
是化已卽入涅槃如水滅火是時優波笈多及一萬
八千阿羅漢弟子供養其身爲作塔廟

北天竺人因緣

是時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哆婆哆寺北天竺有
一善男子於世尊法中出家多聞智慧通達三藏說
法美妙在在至處一切諸人請其說法卽爲諸人三
種說法常自思惟誰能爲我說法令我得道其聞摩
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無相佛教化第一佛之

所記聞已往彼國至那哆婆哆寺到優波笈多所說
言世尊已涅槃長老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卽說偈言
佛有大慈悲 已入於涅槃 汝今作佛事
世間癡盲冥 汝作智慧光 如日明照世
世間無餘師 唯汝以爲師 化弟子最勝
長老應化我

是時優波笈多思惟觀其心見其最後身深畏生死
何故前身而不得聖法卽見其緣未具足故優波笈
多爲其作緣令得具足又見其心樂欲坐禪不欲說
法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若汝能受我教我當爲說

彼答言我當如是優波笈多言汝今當說三種法彼
又問云何修多羅我應當說優波笈多言於多聞五
功德一者陰方便二者界方便三者入方便四者因
緣方便五者說法化人不待他教我已教汝說三種
法乃至次第說法說法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
石窟中

提婆落起多因緣

是時天護商主住陸求那國常樂布施於佛生信欲
往入海而作師子吼若我從海安隱得還我當於佛
法中作五年大會乃至一切諸天聞其語而受持之

其國一切無不聞知說言天護商主作師子吼我從
海還當於佛法作五年大會是時有一阿羅漢比丘
尼住彼國思惟觀察天護從海安隱還不卽見其人
安隱得還復見其還已於佛法作五年大會又見會
時幾僧和合卽見其數一萬八千皆阿羅漢學人倍
多凡夫無數於彼衆中誰爲上座卽見上座名阿娑
陀復觀阿娑陀上座爲是阿羅漢爲是阿那含爲是
斯陀含爲是須陀洹卽見上座是凡夫人又觀其人
爲精進爲懈怠見其精進卽便思惟欲往問之爲欲
自益爲欲益他見其自作利益乃至羅漢比丘尼至

彼僧伽藍至已次第從上座禮而說言大德汝不端
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以我爲不端嚴卽自觀身見
鬚髮長卽喚年少比丘剃除鬚髮乃至剃竟比丘尼
復更思惟此大德解我語不卽見大德不解語意復
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大德汝不端嚴上座思惟
我已剃鬚髮竟云何猶不端嚴復更觀身見其衣服
麤弊喚年少弟子更浣染之染治旣竟著已端坐比
丘尼復更思惟大德解我語不卽見大德不解其意
乃至三過羅漢比丘尼復至僧伽藍次第禮拜說言
大德不端嚴乃至大德生瞋我已剃鬚髮及浣染衣

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尼白大德言云何以此
爲佛法莊嚴若得四果此爲佛法莊嚴復次大德聞
商主天護作師子吼我從海中安隱得還當於佛法
作五年大會不大德答言聞復問大德知彼會時衆
僧數不答言不知比丘尼自說會時僧數有一萬八
千阿羅漢學人復倍凡夫無數大德是凡夫爲第一
上座在羅漢衆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聞此語
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泣答言姊妹我今已老
無可堪任比丘尼而說偈言

如來法可見 無有於時節 欲得於解脫

一切時與果

復次大德當往那婆娑寺彼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我弟子中教化第一是時長老比丘次第往至摩偷羅國那婆娑寺優波笈多見長老來即出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息比丘答言我未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弟子語言大德此卽是優波笈多來迎大德比丘聞已心生歡喜卽便洗足優波笈多卽教化之爲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入坐禪處乃至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座處坐而

便睡眠時維那取燈以置其前而復彈指比丘覺悟便欲捉燈時優波笈多入火三昧如是一萬八千阿羅漢悉入火三昧比丘見已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一切諸比丘 跏趺坐於地 譬若於盤龍

光明如燈樹

乃至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還其本國阿羅漢比丘尼見比丘已至往僧伽藍禮拜說言今日大德莊嚴比丘答言姊妹以汝力故乃至商主天護安隱海還作五年大會是時會中一萬八千阿羅漢和合學人一倍精進

凡夫無數大德上座爲天護呪願多跋多柯提跋多
柯鷲婆跋多柯鷲跋耽婆鼻娑底乃至五年功德究
竟亦如是呪願商主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
座所說多跋多柯提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鷲跋耽婆
鼻娑底而無有異上座答言善男子我思惟汝功德
呪願於過去世九十一劫我等爲商主經營大舶入
海取寶令滿此舶還閻浮提是時海中遇大風吹舶
令墮沙海我等爲毗婆尸佛正覺聚沙爲塔以珍寶
物供養此塔是時諸天及諸帝釋示我道路我等卽
復裝揀大舶天人語言七日有大水來當將汝舶入

閻浮提乃至七日有大水來將我大舶入閻浮提以
我作此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以是因緣
我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一萬八千阿羅漢學
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於三寶所已作供養是故我
說呪願多跋多柯是跋多柯鷲婆跋多柯鷲跋耽婆
鼻娑底復次善男子生死苦無窮汝當於佛法出家
乃至天護出家得阿羅漢果

我見婆羅門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那婆娑婆寺摩偷羅國有一
婆羅門常起我見問佛弟子言有人可造生死不佛

弟子答言婆羅門當往那哆婆婆寺彼有比丘名優
波笈多常說法無我時婆羅門往彼寺優波笈多爲
四衆說法優波笈多見婆羅門說無我偈

世間無有我 亦復無我所 無人無壽命
唯有生死心

是時婆羅門聞說無我法我見卽斷於優波笈多所
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婆羅門精進思惟卽得阿
羅漢果婆羅門已作所作乃至取壽置石窟中

睡眠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倫羅國那哆婆婆寺有一善男子依

優波笈多出家常好睡眠優波笈多說法亦復睡眠
時優波笈多教其往坐禪處至已樹下跏趺而坐猶
故睡眠乃至優波笈多以神通力於其四邊化作深
坑深一千肘以驚怖之是時比丘見此深坑卽便驚
覺時優波笈多復化作路令其得行是時比丘隨路
而出往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復令其往至彼住處
比丘答言和尚彼有深坑深一千肘優波笈多答言
此深坑小生死深坑最爲廣大所謂生老病死憂悲
苦惱若人不知四諦則墮其中是時比丘復往彼樹
下跏趺而坐其心思惟恐有深坑不復睡眠以怖畏

故思惟精進除諸煩惱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給事人因緣

優波笈多住摩偷羅國邯婆娑寺有一善男子東國人於佛法中出家能爲給事所至寺處諸比丘等令其作給事諸比丘言若有檀越至汝處者汝當教化令其作功德乃至給事教化疲極思惟言誰能爲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卽往其處至已禮足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

波笈多思惟見其最後身能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其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若使更爲給事因緣當足復見疲極不作給事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我教當爲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汝當於衆僧更作給事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人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汝能早起入國不答言能入比丘又問此寺衆僧其數有幾大德答言有一萬八千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凡夫無數是時彼比丘卽爲一切衆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入摩偷羅國是時

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禮已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爲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爲僧給事我今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長者語言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代汝給事衆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我悉給與乃至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供養衆僧三月安居時比丘思惟所作功德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工巧因緣

爾時東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善能工巧在所至處一切衆僧令其造作寺舍屋宇日日不息生大疲極卽自念言我欲坐禪思惟佛先已說一切比丘應坐禪修道不得放逸卽自生心誰能爲我說法教化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卽往其處禮拜合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見因緣未足云何方便令其滿足見其更爲工巧因緣當足復見其疲極不能作工巧優波笈多言善男子若隨

我教當爲說法答言如是優波笈多言若地未起寺者汝當於彼起寺佛已說此言若有地未起寺處若人於彼能起寺者當得梵功德答言大德我於摩偷羅國不知誰精進誰不精進大德語言善男子汝能早起著衣持鉢入國不答言如是乃至早起持鉢入國是時有一長者從摩偷羅國出逢此比丘所未曾見而今見之見已禮足問言大德從遠近來比丘答言從東國來長者問言爲何事來比丘答言我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法而優波笈多語我若有地未起寺處汝當起寺我今不知摩偷羅國誰精進誰不精

進長者言大德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爲比丘種種辦具是時比丘與長者有未起寺處欲爲起寺共長者捉繩量度繩未至地卽於其中思惟所作功德除一切煩惱卽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投石室中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爲貪食故不得聖道時優波笈多言我明日當與汝食至明日以一器盛滿糜一是空器屏置其前而語言汝當取食令此器空又語言使此糜冷稍稍食之此比丘以貪食故而欲多食又以口吹令冷如是一過

二過白和尚言我已冷竟優波笈多復言汝雖能令乳糜冷而汝心有欲愛火熱汝復令冷汝貪欲熱以不淨觀爲水除此心熱若愛飲食當如服藥時此比丘食此糜竟卽便吐出滿於空器優波笈多言汝當食之比丘白和尚此吐不淨云何可食優波笈多復語言汝今當觀一切法不淨猶如涕吐時優波笈多卽爲說法聞法竟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少欲知足因緣

時南天竺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少欲知足不

樂榮華不以酥油摩身不湯水浴不食酥油常畏生死爲四大無力故不得聖道卽生心念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卽往其處合掌禮敬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畏生死復思惟言何故不得聖道卽便見其四大無力故常樂麤惡不願榮華時優波笈多語言善男子當隨我教我當爲說答言如是優波笈多爲其教化令諸檀越設種種飲食洗浴衆僧又語年少比丘汝當爲此比丘洗浴時年少比丘以酥油摩其

身以湯水洗浴食時至以種種美食與之是比丘食
竟數日之中身有氣力是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
比丘精進思惟卽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羅刹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出家往優波笈
多處至已禮足白言大德我得佛法中出家作比丘
受具足不我欲於世尊法中修行梵行優波笈多見
其於身爲愛所縛語言善來我當與汝出家其人聞
已禮長老足欲還其家卽於中路作是思惟我若至
家或有畱難不得出家於其路中有一神廟便在中

宿優波笈多卽以神力作二羅刹一持死屍入於廟
中一則空往旣入廟已共諍死屍一言我得此屍一
人言我得此屍於是二羅刹互共相諍卽不自決而
問此人誰將此屍來入廟耶此人思惟若我實言彼
空來者必當殺我若不實語將屍來者復應殺我乃
可受死不得妄語卽語鬼言是彼將來時空來鬼卽
牽其臂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助其牽掣令得免脫又
牽其腳而欲食之將屍鬼者復助牽掣令得免脫如
此良久遂至日出經二日後往優波笈多處至已爲
其出家精進修道卽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

中

阿育王經卷第九

音釋

銳

俞芮切利也

煖

桑到切與燥同

屬

居側切

鷲

鳥兮切

舶

博陌切海

中大船也

揀

所玉切裝也

糜

忙皮切粥也

掣

昌列切曳也

提婆落起多

翻天護

阿婆陀

星名

多跋多柯

翻從彼時

跋多

柯

翻是時

鷲婆跋多柯

翻從此時

鷲跋耽

翻是時

婆鼻娑底

生

浮渡居士吳用先捐貲刻阿育王經第八卷合九卷共字乙萬乙千一百三十八箇該銀五兩五錢六分武林釋大能對上元王自謙書儀真劉文元刻萬曆庚戌歲仲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阿育王經卷第十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優波笈多弟子因緣品第八之二

樹因緣

南天竺國有一善男子於佛法中出家而於其身爲愛所縛以酥油摩身又用湯水以浴其身以種種飲食供養其身以其於身愛所縛故不得聖道即便思惟誰能爲我說法聞摩偷羅國有一比丘名優波笈多佛之所記教化弟子中最爲第一乃至往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而說言大德佛已涅槃大

德應作佛事爲我說法時優波笈多見其最後身爲
愛所縛又語言善男子能受我教當爲汝說答言如
是時優波笈多將其入山於山中以神通力化作大
樹語言汝當上此大樹是時比丘卽便上樹又於樹
下化作大坑深廣一千肘又語比丘汝當次第放二
腳比丘受教卽便放腳又復語言令放一手亦便受
教又語言復放一手比丘答言若復放手便墮坑死
優波笈多言我先共約一切受教汝今云何不受我
言是時比丘身愛卽滅放手而墮不見樹坑是時優
波笈多卽爲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

置石室中

慳因緣

摩偷羅國有善男子於優波笈多處出家而大慳以
其慳故不得聖道優波笈多語言汝當布施汝今出
家已得第一物不須復覓餘物又復以法得他供養
乃至得飲食入鉢中者應當布施若不能廣施隨所
得食當分施比坐二人至一日二日以有慳故猶不
肯與時比坐二人皆阿羅漢至滿三日多得飲食方
分二人爾時優波笈多教化說法卽便思惟得阿羅
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鬼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多喜睡眠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將至林中在一樹下坐禪而復睡眠時優波笈多爲令其畏化作一鬼而有七頭當其前手捉樹枝身懸空中比丘見已即便驚覺生大怖畏卽從座起還其本處優波笈多令還坐禪處時彼比丘白言和尚彼林中有一鬼七頭當我前手捉樹枝懸在空中此甚可畏優波笈多言比丘此鬼不足畏睡眠之心是最可畏若比丘爲鬼所殺不入生死若爲睡眠所殺則生死無窮比丘卽還坐

禪之處復見此鬼畏此鬼故不敢睡眠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蟲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意但爲得須陀洹果不放逸故脫惡道怖七生天上七生人中受人天樂當入涅槃時優波笈多見其意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至旃陀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果身有惡病一切身體爲蟲所食口氣臭穢優波笈多語弟子言汝觀此小兒須陀洹受如此苦而說偈言

生旃陀羅姓 樂著於三有 惡蟲食其體
爲愛自在故 入於三有苦 汝當見佛子
此人已得道 能覆三惡道 以其放逸故
生旃陀羅姓 汝莫作此意 當觀三有苦
爲脫三有苦 我當爲汝說 汝當作精進
爲於解脫故 生死無有實 猶如芭蕉林
比丘問言此人以何業緣得須陀洹而受此苦優波
笈多答言是其先於釋迦牟尼法中出家衆僧坐禪
其爲維那時僧中有一羅漢有此惡病搔刮作聲
維那語言蟲食汝體耶而作此聲卽牽臂出而語之

言汝入旃陀羅室是時阿羅漢語維那言善男子汝
當精進莫任生死受苦是維那卽懺悔之懺悔竟得
須陀洹果便自念言我已得須陀洹果不復精進昔
維那者是今小兒以罵羅漢及牽其出令入旃陀羅
處今得此報是時比丘聞此事深生怖畏勤修精進
卽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復化旃陀羅子旃陀羅
子卽厭欲界得阿那含果卽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
取籌置石室中

骨想因緣

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

多爲其說不淨觀等以不淨觀折伏煩惱令不得起
其意謂言已作所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
汝當精進勿作放逸答言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優
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見乾陀羅國治下名爲鑿石有
酤酒女人不此女人自言得道如汝不異煩惱未斷
而自言斷是增上慢汝今觀此女人爲得道不比丘
答言我未能見欲向彼國師卽聽之是時比丘至乾
陀羅國治下有寺名爲土石卽入彼寺消息早起著
衣持鉢入聚落乞食是時酤酒女人取食欲與而比
丘見此女故姪慾變心便自取鉢中麴酪與此女人

女人見之亦姪慾變心而露齒笑是比丘未觸其身
又未共語已變其心時比丘見其笑露齒卽入不淨
觀乃至觀其身一切皆作白骨作是觀已得阿羅漢
果作所作竟而說偈言

癡人無知

見外好色

便生貪著

有智慧人

見內惡色

卽得解脫

若無明者

爲色所縛

若明智者

於色解脫

從今此身

永捨不淨

又於此身

莫更莊嚴

以實觀身

卽得解脫

爾時比丘還摩偷羅國優波笈多處優波笈多問言
汝見此女人不答言依法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貪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初甚巨富後漸漸貧惟有
五百銀錢生心念言欲於佛法出家修道若我出家
之後須湯藥衣服當用買之乃至往優波笈多所出
家日日令給使人守護銀錢時優波笈多言善男子
出家之法應少欲知足汝何用是五百銀錢爲當以
此物供養衆僧比丘答言此是我湯藥三衣直優波
笈多令其入房化作一千銀錢而語言此是湯藥三

衣直當以與汝是比丘聞已卽捨其五百銀錢施與
衆僧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時比丘精進思惟得阿
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箭刷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
道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是比丘精進思惟得須陀
洹果卽生心念我惡道已覆應作已作優波笈多言
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得須陀
洹果惡道已覆不復放逸我當七生天上七生人中
受人天樂然後涅槃時優波笈多爲欲令其生怖畏

故早起著衣持鉢共入摩偷羅國次第乞食到旃陀
羅舍有旃陀羅子得須陀洹身有惡瘡醫師語言汝
當取箭刷刷瘡令其血出我當傳藥其人聞已日日
常以箭刷刷身優波笈多見已示其弟子語言善男
子汝見須陀洹受此苦不比丘答言和尚何業所造
優波笈多言此人於釋迦牟尼正覺法中出家有一
比丘作維那監視坐禪於衆僧中有一阿羅漢入禪
處坐禪身有瘡疥即便搔刮是維那語言大德汝何
不取箭刷刷身而令作聲又牽其手出坐禪處語言
汝當往旃陀羅舍莫亂衆僧時阿羅漢答言善男子

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受生死苦是時維那聞是語已
便向大德懺悔懺悔竟即得須陀洹果是比丘即生
心念我惡道已覆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語弟子言先
坐禪維那即此旃陀羅子以其先世語阿羅漢汝何
不取箭刷刷身是故今日得此果報用箭刷刷身先
世又語大德汝往旃陀羅家是故今生旃陀羅姓時
優波笈多弟子聞此語已心生怖畏精進思惟即得
阿羅漢果優波笈多復爲旃陀羅子說法旃陀羅子
厭離欲界得阿那含果即便命終生五淨居乃至取
籌置石室中

小兒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生一兒一歲便死復生一長者家二歲便死更生一長者家三歲便死如是四處五處六處七處於第七處生至年七歲時有劫抄將是小兒入於山中時優波笈多思惟見此衆生最後爲攝受故往至山中結跏趺坐化作四種兵象馬車步彼劫畏故往優波笈多所優波笈多卽攝神通爲其說法彼劫聞法見四真諦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卽以小兒與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令其出家說法教化小兒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旣得果已卽自思

惟見其父母生大苦惱還父母處說言父母莫生苦惱是時父母見其兒還生大歡喜羅漢小兒卽爲父母說法乃至令得須陀洹果復往第六父母處白言父母莫生憂惱我是汝子汝先所生汝所長養至六歲而死父母聞之心大歡喜卽爲父母說法得須陀洹果如是第五第四第三第二乃至第一父母悉爲說法教化得須陀洹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江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優波笈多爲其說法精進修行卽得世間四禪得初禪

定生須陀洹想得第二禪生斯陀舍想得第三禪生
阿那含想得第四禪生阿羅漢想不復精進優波笈
多言善男子汝當精進莫作放逸弟子答言我所作
已辦得阿羅漢果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言善男子
汝可往中天竺國比丘便往優波笈多於其中路化
作五百賈客共遊山中復化作五百劫來殺賈客比
丘見劫欲來殺之生大怖畏卽自思惟我非羅漢若
是羅漢不應怖畏我當是阿那含於賈客中有一長
者女失伴無侶女人見比丘卽禮其足便語比丘聖
人今者願將我去比丘語言世尊有制不得獨與一

女人同路行汝今去我如師子見遠以隨我行優波
笈多復化作大江是比丘入水欲渡江而在水下女
人亦渡江而在水上比丘見此女人在江中將欲沒
卽便思惟世尊已聽若見女人水中欲死牽出無罪
思惟竟卽便牽出牽出之後便起欲心而復思惟我
非是阿那含阿那含者無有欲心我應是斯陀舍須
陀洹乃至將女人上岸便作思惟我於今者欲捨一
切戒與此女人爲居時優波笈多卽攝神通在其前
立語言善男子汝是阿羅漢耶是時比丘卽向優波
笈多懺悔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比丘精進思惟卽得

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覺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見典領家業未經幾時而白父母聽我出家乃至優波笈多與其出家卽爲說法令入山坐禪比丘受教卽入山中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是比丘未出家時有婦端正及其坐禪思惟其婦時優波笈多化作其婦以住其前比丘見已而語之言汝何故來女人答言汝喚我來比丘語言我在此坐未曾出言云何渙汝女人答言汝以覺觀喚我非是發言時彼女人卽說偈言

慚愧有二種 謂口及與心 於此二種中心慚愧爲最 若無有心覺 則無口言說乃至優波笈多還攝神力復其本身在其前住而說偈言

若汝不樂

觀彼女人

若不欲見

則不思惟

若汝捨欲

不當樂

譬如人吐

不復飲食

優波笈多更爲說法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便說偈言

和尚見實

已教化我

我敬彼故

卽得聖道

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放牛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欲往中天竺國於其中路有五百放牛人時五百放牛人見優波笈多便到其所優波笈多卽爲說法旣聞法已得見四諦便以牛施優波笈多卽於其所出家修道優波笈多爲其說法卽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化人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修

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旣聞法已得世間四禪於初禪定生須陀洹果想於二禪定生斯陀洹果想於三禪定生阿那含果想於四禪定生阿羅漢果想言我已作所作便生懈怠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汝當精進莫作放逸比丘答言我已作所作乃至得阿羅漢果優波笈多教其入山坐禪復化作比丘共其坐禪令其諮受時化作比丘教其禪法又問言誰爲汝出家和尚是誰比丘答言優波笈多是我和尚爲我出家化比丘言汝大功德得優波笈多無相佛爲汝作師復問汝讀誦何經爲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於佛法

有所得不比丘答言我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果
化人又問汝以何道得比丘答言以世道得化人言
汝所得者是世諦道汝未得聖法比丘聞已深生憂
惱便往優波笈多所白和尚言我故是凡夫和尚當
爲我說法優波笈多卽爲說法彼此精進思惟卽
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不樂住處因緣

爾時摩偷羅國有一長者子典領家事未經幾時心
念欲出家白其父母聽我出家修道父母答言我無
有兒唯有汝耳我今未死云何捨我出家是兒聞父

母言心生憂惱乃至六日不食是時父母聽其出家
而語言汝出家已當數看我答言如是卽便往至優
波笈多所出家出家竟念言昔與父母有約出家之
後當數看父母白和尚言往父母處是其先妻爲其
懊惱不復嚴飾比丘見之語言我當捨戒還家又往
優波笈多處至已禮足說言和尚一心我欲捨戒還
我本處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莫作此思惟且待少
時我欲知汝意今汝意滿後可捨戒復令其往摩偷
羅國化其婦死四人擔之從彼國出是時比丘還看
父母而於中路見死屍出問擔屍者此是何人彼人

答言有一長者見某甲新出家是其婦爲其懊惱而死我今移之置尸陀林比丘聞之便隨其去欲見其身優波笈多化此死屍多出蟲血比丘見已入不淨觀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已作所作往優波笈多處頂禮其足優波笈多言汝見婦不答言依法而見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錫杖因緣

是時摩偷羅國有一善男子於優波笈多所出家時優波笈多爲其說法聞法已得世間四禪比丘念言我所作已作不復精進優波笈多言善男子汝當精

進莫作放逸答言和尚我已作所作得阿羅漢果時和尚令其執錫杖早起著衣持鉢往衆僧前然後入國是時有五百優婆塞皆持飲食隨其後行比丘見已知他重之謂言已是勝功德人便起我慢復更思惟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我我所慢乃至往和尚處白和尚言我未得聖道當爲說法優波笈多卽爲說法比丘思惟卽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室中

善見因緣

爾時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得世間四禪龍王所貴時罽賓國炎旱無雨一切大衆請此比丘欲令降

雨優波笈多思惟欲化善見今正是時優波笈多方便教化令十二年無雨外道見相語大衆言過十二年乃當有雨大衆聞此言而生憂惱往優波笈多處請令降雨優波笈多言我不當請雨罽賓國有一比丘名善見汝可求之時摩偷羅國大衆遣使至善見所請其求雨善見得四禪神通以神通力往摩偷羅國乃至大衆請其求雨是時善見卽爲降雨滿閭浮提地閭浮提人患此大水大衆心謂善見比丘降此大雨勝優波笈多是時善見多人隨從出摩偷羅國優波笈多少人隨從入摩偷羅國時善見比丘見其

自身隨從者多見優波笈多隨從者少便生慢心復思惟言我非羅漢阿羅漢者無有慢心卽往優波笈多所至已禮足而白言佛已涅槃大德今作佛事爲我說法優波笈多言佛所說戒汝不正守護自謂勝我而生憍慢佛何處說聽比丘請雨乃至優波笈多爲其說法比丘聞法思惟精進得阿羅漢果乃至取籌置石室中

寺封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百數時摩偷羅國王名眞多柯無有信心惱亂衆僧及給事

檀越時無量衆僧及給事檀越往至優波笈多所說如是事優波笈多思惟若我遣使白阿育王恐阿育王瞋必當害之我當自往時優波笈多以神通力如瞬眼頃於那哆婆婆寺忽然不現即到波多利弗多城鷄寺時阿育王聞優波笈多來修治國界香華伎樂種種莊嚴與諸大臣及國人民悉皆往迎優波笈多至已禮足恭敬合掌說言大德何故來此答言故來王處王復問言有何事故大德答言大王已弘廣佛法於摩偷羅國起寺非一乃至百數彼國王真多柯王領彼國無有信心惱亂佛法王當令其守護佛

法時阿育王卽勅大臣名曰成護汝可使人急殺彼王優波笈多卽白王言莫殺彼王王當教勅從今以去莫復惱亂佛法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授羅刹手羅刹奉書一念之頃卽至彼國時真多柯王頂受讀誦旣讀誦竟擊鼓宣令一切國人從今以往不得惱亂佛法時阿育王問優波笈多彼何等寺爲偷劫所亂優波笈多答言那哆婆婆寺時阿育王自手作書以牙印之與優波笈多以一國封供給此寺時阿育王設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受供養竟卽於鷄寺忽然不見還那哆婆婆寺

郗徵柯因緣

爾時優波笈多思惟郗徵柯爲生已未見其未生從此日日往其父母處一日與多比丘往其家一日與一比丘往其家復別日獨往是時長者見優波笈多獨來其舍問言聖人今日何故無有弟子隨從長老答言我無弟子長者白言我樂在家不樂出家若我生兒當與大德爲弟子是時長者生兒未久而便命終第二兒生又復命終乃至第三兒生名郗徵柯卽與優波笈多令其出家優波笈多爲其出家與受具足於第一羯磨得須陀洹果乃至第四羯磨得阿羅

漢果時優波笈多思惟我應化者悉已化竟此石室長十八肘廣十二肘四寸籌已滿我今當入涅槃是時優波笈多作是念已便以法藏付絺徵柯說言善男子世尊法藏付摩訶迦葉入般涅槃摩訶迦葉法藏付阿難入涅槃阿難以法藏付末田地入涅槃末田地以法藏付和尚入涅槃和尚以法藏付我我今欲入涅槃此法藏汝當守護乃至却後七日優波笈多當入涅槃時諸天人遍告一切閻浮提人令知有十萬阿羅漢和合學人及精進凡夫比丘白衣等無量無數優波笈多涅槃時至以神通力身昇虛空現

種種神變行住坐臥入火三昧入三昧有種種青色黃赤白從其身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乃至以種種神力令諸同學及諸人天生大歡喜心得開解卽入涅槃如水滅火卽以此籌闡維其身乃至起塔種種供養優波笈多入涅槃時復有一千羅漢捨命入涅槃乃至郗徵柯守護法藏竟復入涅槃優波笈多因緣竟

正法常住

多時不滅

塔持舍利

亦如是住

是人持法

愛樂無窮

常住不滅

亦復如是

從阿育王因緣乃至優波笈多入涅槃外國凡二百一十偈三十二字

弟子二十八人

阿育王經卷第十

音釋

乾陀羅國

翻地持

毗尼摩得勒伽

翻律本

波多利弗多

翻重華子樹

浮渡居士吳用先施贊刻

阿育王經第十卷共字五千七百七十一箇該

澄江釋在誠對上元王自謙書深水陶學恭刻

萬曆庚戌歲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ラ
サ